



俄羅斯人

西蒙諾夫著
白寒譯





西蒙諾夫以一九一七年生在一與工人的家庭裏。他的詩作第一次於一九三四年發表在一本青習作家的集子裏。

這位年輕的才華豐沛的詩人的文學生涯是多方面。西蒙諾夫不僅以詩人的姿態出現，並且也以劇作家，批評家，速寫家的姿態出現，在戰爭時期，更曾擔任軍事通訊員。

在戰爭之前，他的作品就已經是蘇維埃文學最大的現象。西蒙諾夫大部分作品的主题是俄羅斯人民的英勇剛毅。西蒙諾夫的詩具有志高的，熱情的，和剛毅的性質。他描寫普通蘇維埃人的英勇精神，在日常的蘇維埃生活中，特別是在第二次衛國戰爭時期表現的人道主義和愛國主義。西蒙諾夫歡喜描繪俄羅斯歷史上的人英雄的形象，俄羅斯人民的領袖和統帥。在這方面，他的詩篇「蘇伏洛夫」便很優秀。雖然有某些技術上的缺點，但是詩中充滿着和多方面的安排着極大的歷史主题。

西蒙諾夫的詩是有深刻抒情意味的，詩中有哲理，也有熱烈的激情。詩中沒有什麼詩的乖僻，他繼續俄羅斯詩的古典詩學語言的傳統，更在自己的創作裏向前邁進，他那反映偉大時代的詩作，在全國流行起來。

對希特勒德國戰爭時，西蒙諾夫以軍事通訊員的資格到前綫去。他從前綫寄發他的速寫和詩。在紅軍的「紅星報」上他發表了幾篇很長的通訊，描寫紅軍的作戰情形，他的新書軍速寫題名「從黑海到巴倫次海」（От Черного до Баренцова моря）。他在前綫寫了一部劇本「俄羅斯人」（Русские люди），這劇本立刻譯成世界各國的許多語言。西蒙諾夫在前綫寫了三套詩，總名「和你同在與沒有你」（С тобой и без тебя），即「等我」。最有力的詩作是這篇同名的詩「你記得嗎，阿廖沙，斯摩倫斯克的道路」（Ты помнишь, Алеша, дороги Смоленщины）現在成爲蘇聯的名著了。「和你同在與沒有你」已經蘇聯作曲家德什爾靜斯基和白朗透爾寫成曲子。軍事的抒情日記和戰前「一九四一年詩」一書中的一套詩「家書」（Письма домой）有呼應。這是獻給妻和戰友的抒情詩。在這些詩裏，前綫戰鬥平日的英勇和不斷的想念遠道在後方的友人相聯繫。

一九四二年西蒙諾夫爲「我城一少年」（Парень из нашего города）一劇獲得史大林獎金，這劇本是描寫一個年輕的魯柯寧，從一個普通的少共成長爲蘇聯的英雄。

作爲才華煥發的詩人和小說家，西蒙諾夫不斷寫出了新而又新的著作。最近所寫的鉅著乃是「日日夜夜」（“Дни и ночи”），描寫史大林格勒防衛戰的長篇，與劇本「等我」（“Жди меня”）。

德軍向蘇聯紅軍投降





蘇聯新國戰爭初起時之宣傳畫，號召戰士們像英雄夏伯陽那樣地戰鬥，圖中以夏伯陽之影為背景。



號召粉碎法西斯侵略者的宣傳畫。



俄羅斯人

西蒙諾夫著
白 寒 譯

西蒙諾夫著
(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

白 寒 譯

俄羅斯人

(РУССКИЕ ЛЮДИ)

上 海

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五年

俄羅斯人

登場人物

伊範·尼基吉奇·薩芳諾夫(Иван Никитич Сафонов)，
三十二歲，——自動槍營營長。

瑪爾法·彼得洛芙娜(Марфа Петровна)，五十五歲，
——他的母親。

華麗亞·安諾生珂(Валя Анощенко)，十九歲，——汽
車夫。

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華新(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Васин)，六十二歲。

伊範·伊範諾維奇·葛洛巴(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лоба)，
四十五歲，——軍隊護士。

巴寧(Панин)，——中央報紙記者。

伊林(Ильин)，二十五歲，——政治指導員

舒拉(Шура)，二十七歲，——女打字員。

哈里通諾夫(Харитонов)，六十歲，——花柳病醫生。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五十五歲，——他的妻子。

柯茲洛夫斯基(Козловский)——即華西林珂(Василенко)，——三十歲。

莫洛淑夫(Морозов)。

笏夫里洛夫(Гаврилов)。

中尉。

老人。

盧珂寧(Луконин)，三十二歲，——少將。

謝米諾夫(Семенов)。

羅森堡(Розенберг)。

魏納爾(Вернер)。

克勞才(Краузе)。

無名男子。

受傷者。

紅軍指揮員數人。

紅軍戰鬥員數人。

德國兵士數人。

地點——南路前綫。

時間——1941年秋。

第一幕

第一景

〔一間房間。一寢俄國式的大炕床。屋角裏供着聖像。聖像旁邊並排釘着頭戴便帽，手戴汽車夫長袖手套的薩芳諾夫的大照相。〕

〔舞台上。晚上。瑪爾法·彼得洛芙娜坐着打紙牌。她對面是穿着大衣的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

瑪爾法（以下簡稱瑪）（中斷打牌）不寬寬衣服嗎？

瑪麗亞（以下簡稱麗）不，不，我不坐久。

瑪 你可記得，瑪璐茜亞[●]，我們怎樣跟你猜測未婚夫的嗎，啊？這是在那一年呀？望老天幫我記起來吧。這是在……這是在一千九百零八年。大家猜想未婚夫是怎樣的？啊，大概猜想是很好的吧。可是現在一切都剛好相反。我那個活也沒來得及跟我活多久——就死了。可是你那個——你得原諒——多壞呀。

麗 瑪爾法·彼得洛芙娜……

瑪 你得原諒，——是一個壞蛋。我想什麼，就說什麼。

麗 唔，要不然，他怎麼辦呢？他怎麼辦呢？他們來了以後，就在家裏住下來。後來又委他做市長。他並不是願意的。

瑪 我相信，他並不願意的，但是他主要的心思並不在這上面。他當什麼都一樣。他主要的心思是想活下去。一次怕死，兩次怕死，三次怕死，後來就變得糟了。你別跟我講，我也知道他。（低頭打牌）你呀，瑪璐茜亞，牌打出來是你該坐監牢。你將來的路是沒有的。怎麼樣活，就怎麼樣死，傻瓜總是傻瓜。你兒子打仗回來，他要謝你們呢。他將說：謝謝你們，爹媽，我的姓給沾污了，怎麼也洗不

● 瑪璐茜亞（Маруся）是瑪麗亞的愛稱。

清了。他會對你們這樣說的。

麗 要是活着就罷了……我收到過他最近從鐵拉斯波里(Тирасполь)寄來的信。

〔敲門〕！

瑪 (向門走去) 誰？

聲音 快一點。

〔瑪爾法·彼得洛夫旋開鑰匙。進來一個德國曹長，一個德國兵和柯茲洛夫斯基。柯茲洛夫斯基身穿大衣，頭戴軍裝便帽，袖上帶着警察臂章。〕

柯茲洛夫斯基(以下簡稱柯) 這兒有一個女人進來過嗎？(發見坐在桌旁的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走到面前，迅速地扳轉她的肩頭來。) 對不起。您怎麼上這兒來的？

麗 小時候的朋友。您好。

柯 您好……(看紙牌) 啊，在卜卦……三點，七點，愛司♠……您到這兒好久了嗎？

麗 好久了。

柯 (轉過身去對曹長) 到隔壁一家去。這兒沒有。

〔柯茲洛夫斯基及德軍官等都下。〕

〔瑪爾法·彼得洛夫，用鑰匙鎖上門，嫌惡地把手擦擦那掛在門口的毛巾。〕

麗 柯茲洛夫斯基。你知道，第一天是怎樣跟他認識的，那時候是一個可親可愛的人。他想念他這兒的什麼親戚；舅舅十五年不見面了，他說。坐着，喝喝茶……可是現在簡直可怕。神氣活現的。

瑪 且慢，且慢，你那個也要神氣活現起來的。人壞到了極點的時候，馬上就會神氣活現起來的。唉，你！打包收拾收拾你十三年前帶來的細軟，離開了他吧。臨走給德國人下些毒藥。那兒是什麼地方……你以前是個很好的姑娘，又漂亮，又快活。這一切那兒去了？…

麗 我要走了。已經遲了。不過請別想得那麼壞……

瑪 走吧！心上氣悶——那末來走走。我起先謾怨，後來倒要可憐了。

● 都是紙牌的符號，愛司(ace)即一點。

當然指的是你。至於你那個我真不可憐。嗤！唔，讓他見鬼去吧！
〔送出女客，用鑰匙鎖上門，靜聽。然後回到炕床旁邊，高聲說。〕
唔。

〔炕床上輕盈地跳起了身穿短上衣，足登男式長統靴的華麗亞。〕

瑪 唔，客人過去了。心大概有點跳吧？

華麗亞（以下簡稱華） 嗯。

瑪 總有點怕！

華 嗯。

瑪 唉，你這女偵察員！要茶嗎？

華 嗯。

瑪 怎麼你對我老是「嗯」呀「嗯」呀的，像個回回教人。你得說聲：

「謝謝，伯母，多謝多謝，請給我倒茶。」

華 謝謝，伯母，請倒茶。

瑪 這才像樣。

〔遠處射擊聲〕

瑪 又放槍了。（啞場）告訴我，姑娘，就是從你們那邊上我這兒來講起兒子，帶訊請安的那個男人。唔，這當然，別的事且不管。這男人在那兒，他還活着嗎？

華 他昨天打仗的時候給打死了。因為他不行了，所以才派我來的。

瑪 唉，很出色的一個人。那末你怎麼，姑娘，難道游過河口來的嗎？

華 游過來的。（啞場）他什麼時候來，啊？

瑪 到時候會來的。現在街上走的都是他們的巡邏兵。走完了，去喝他們咖啡的時候，他也就會來了。他是這樣的人，很舊時的。

華 他叫什麼？

瑪 以前叫什麼，我不記得，現在叫華西里。現在我們這兒一切人都是這樣叫法：有的叫華西里，有的叫伊範……

華 我從前當過市蘇維埃主席的汽車夫，所以我知道的人很多。

瑪 當過汽車夫？唔，那末也許知道。據說對於德國人，他是城裏的一個名人呢。

華 他是誰呀？

瑪 是華西里呀。

〔窗外迫近的槍聲〕

瑪 瞧，又打了……你還說爲什麼不來。到時候會來的。你最好還是喝些茶吧。

華 噢，好吧。

瑪 (倒茶) 啊呀呀，你這女孩子。一來，就喝了一整壺水，現在又要茶。

華 我們那邊沒有水呀。炸了一個水塔。每天一杯，甚至於河口的鹹水都喝的！

瑪 是呀……時勢這樣。(啞場) 唔，我兒子活着嗎？還在你們那兒當指揮嗎？

華 是的。他託我向您請安。(看見牆上的照片) 這是什麼，是他嗎？

瑪 是他。你別看照相。他人並不怎麼漂亮，不過倒是個好漢哪。

華 我們那邊大家都愛他。

瑪 這他從小就如此的。他生來是愛笑愛鬧的。

華 小時候也這樣嗎？

瑪 喔唷，別提吧。不過也常有人上我這兒來訴說他的不是。唔，我就說：去抓。抓到——撕他的耳朵，抓不到，——就是說，已經逃走，那末算他運氣。(默思地) 不過你怎麼這樣關心，姑娘？

華 問問罷了。

瑪 啊——啊。要不然我可以爲你們……

華 以爲什麼？

瑪 也許你們有了愛……

華 不，他總愛鬧着玩。他說，我有一個汽車夫當未婚妻。把我稱做未婚妻。老是未婚妻，未婚妻的。

瑪 未婚妻？難道現在有這稱呼嗎？

華 您怎麼，反對嗎？

瑪 我不反對，不過現在不是做未婚妻的時候。今兒是未婚妻，明兒是寡婦。這樣妻子也做不成了。

華 所說「未婚妻」——這他是鬧着玩兒的。

瑪 唔，要是鬧着玩兒那就罷了。（啞場）現在這樣的日子，可以鬧着玩的事也很少。德國人來的時候，你用眼瞧過嗎？

華 沒有，我祇聽得聲音。我怕動。

瑪 說俄國話的——那是柯茲洛夫斯基，是跟他們一塊兒來的。不是本地人，是一個壞東西。他們是把他從尼古拉亦夫（Николаев）搬來的。不過，我以為搬來這倒是個好兆，因為這意思就是說，他們每一個城市裏的壞東西不夠。祇好老是把這幾個東西從一個城搬到另一個城。（傾聽，後來看看掛鐘。）唔，現在他們在喝咖啡了。要是這時候突然而來，那末這是上帝保佑的了。（不離開原處，說。）華西里？（默然）啊，華西里？（華麗亞不由自主的看門。）華西里？（鄰室門裏帷簾後，搖搖幌幌伸着懶腰的走出一個長髯的男子。）

莫洛淑夫（以下簡稱莫） 喔，瑪爾法。彼得洛芙娜，我瞌睡得多熟。

瑪 德國人也沒把你驚醒嗎？

莫 沒有，對於德國人我有我自己的感覺，當你跟姑娘開始攀談的當兒，我就睡着了，——我想，讓他們去談吧。（燈光耀得迷着眼，坐下。）喔，你地窟裏可真暗哪。

華 （留神地注視着他，忽然拍起手來。）薛爾蓋·伊範奈奇（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莫 我對您說，駕駛員同志，不是薛爾蓋·伊範奈奇，是華西里，明白嗎？

華 明白。

莫 我對您說，駕駛員同志，也不是莫洛淑夫，而是華西里。明白嗎？

華 明白。

莫 我對您說，駕駛員同志，也不是市蘇維埃主席，而是華西里。也明白嗎？

華 也明白。

莫 （玩笑地）唔，既然一切都明白了，那末汽車在那兒？大概又有了毛病嗎？那兒又出了什麼事嗎？彈簧斷了，是嗎？還是怎麼？

華 您老是開玩笑，薛爾……您老是開玩笑。

莫 是呀。我們現在老是開玩笑。開玩笑，駕駛員同志。
華 我們大概等的就是你吧？
莫 看起來，是我們吧。唔，把信兒給我吧。（華麗亞從懷裏拿出一張小紙頭。）唔，要是碰到了德國人呢？……

華 就吞下去了。

莫 唔，得了，如果真這樣的話。（閱讀小紙頭。）祇好麻煩你，駕駛員同志，在這兒耽擱一晝夜。我這兒送來了這樣的文告。這可不光是到司令部去丟丟手榴彈就了事。這需要鄭重考慮。唔，你們那兒的防綫上聽到些什麼？

華 從河口到村子是我們的。對河查列奇那亞（Заречная）是我們的。還有沿里亞雪卡亞（Ряжкая）到河口回過去一圈，此外周圍是德國人。

莫 明白了，是德國人。他們已經向那邊進了十三俄里（Верста）了。正像大家所說，不用猜，不用想，是在德國人的後方。唔，有什麼辦法，是戰爭。這是常有的事。你們那兒雖然祇有半個城，在河口那一邊，然而蘇維埃政權，可是我們那兒是德國人的。

〔門上有人輕輕的在搔爬作聲。莫洛淑夫拔出手槍。瑪爾法·彼得洛芙娜指指，叫他們走開。華麗亞爬到炕床上去。莫洛淑夫走到帷簾後去。瑪爾法·彼得洛芙娜走近門去。〕

瑪 誰？

〔門上又搔爬作聲。瑪爾法·彼得洛芙娜把門向裏打開，有一個染着血污的人跌進門檻，倒在房裏的地板上，這人穿着便裝，看樣子是倚門坐着的。瑪爾法·彼得洛芙娜默不作聲的把他拖進來，然後用鑰匙鎖上了門，在他旁邊跪下來。〕

瑪 你是誰？

無名男子（聲音微弱）這兒是誰？

瑪 我們，自己人。

無名男子 水……

瑪 姑娘！

〔華麗亞從炕床上爬下來。〕

瑪 拿些水來。來把他抬起來。

無名男子（聽見說話，搖搖頭）不用。這兒究竟是誰？我有話要說……我馬上就要死了。

瑪（留下華麗亞和那無名男子）餵水給他喝，姑娘。（走到帷簾後去，聲音不高的說。）華西里！

無名男子 這是什麼，這是自己人？

華 自己人，自己人……

〔莫洛淑夫上〕

無名男子 我是從包圍中來的……他們……看見了我，就……文件給他們拿去了……我姓……水……

華（又給他一點水）唔，姓？

無名男子 我姓…… 喔，水……

〔又給他一點水。那人抖了一下，不響了。華麗亞放下他的頭。看看他的上裝，只見口袋被翻在外面，衣袖也都被撕破了。〕

華 喔唷，全給撕成這樣。搜查過了。

莫（站起身來，站着，——兩手撫着傷痕。）唔，別了，無名的同志。（默然）街上大概留着血跡。早上會有人來的。媽，穿起衣服，帶一把掃帚到街上去吧。看看，那兒怎麼樣？（突然用袖拭淚）瞧，好像是慣了，但是對於人總覺得可惜。（看看華麗亞）可是你怎麼，駕駛員，不哭嗎？

華 哭不出。我已一切都已經看見過了。薛爾蓋·伊範奈奇，想永遠不要看見——還是看見了。哭不出。淚都乾了。

〔第一景完〕

第二景

〔薩芳諾夫的司令部。破曉。某鐵路車站的吸煙室。幾扇門。薩芳諾夫，伊林。打字機旁坐着舒拉。〕

薩芳諾夫（以下簡稱薩） 第十一天了。柯伐列夫（Ковалев）前天也

給打死了。不，什麼時候？你是在那一天做我的政治委員的？啊，伊林？

伊林（以下簡稱伊） 兩天了。不，三天了。

薩 三天了？一夜失眠，日子也攪不清楚了。你叫過那個…華新了嗎？

伊 叫過了。

薩 據說，是一個很好的老人。

伊 據說是。

薩 假使他好的話，就做我的參謀長。至於銜頭，因為我們完全被包圍的關係，我給他恢復。真的，伊林，剩下的人不多了。

伊 華麗亞不見了兩天了。難道她給德國人抓去了嗎？

薩 我不要聽這種話。（啞湯）不，你告訴我，為什麼男人們這樣壞？把姑娘叫出去偵察，而你們不作聲。

伊 女人容易些。我能够去，假使需要的話。不過怕攪不好。

薩 說的對。那作家叫過嗎？

伊 叫過了。

薩 我想叫他做特務部長。

伊 難道彼得洛夫完了嗎？

薩 什麼，完了？死了。是完了。舒拉答應醫好他，但是沒醫好，失敗了。

舒拉（以下簡稱舒） 我在他身邊坐了十二個鐘頭。我托住了他的頭。我手都痛了，我字也不能打。你們瞧，抖得這樣，你們還要說……

薩 這一切都是空口說白話。這我們將來當感謝你，可是現在——你沒醫好，失敗了，這就是我現在所知道的。

〔門開。華新上，個子高大，背微曲，留着鬚，穿着便裝，束着皮帶。肩上一枝步槍，他忽然背得恰到好處，很習慣的樣子。〕

華新（以下簡稱新） 奉您的命令而來。

薩 您好，請坐。

新 祝您健康。

薩 您在工藝學校教軍事學嗎？

新 曾經教過。現在，您也知道，我們成了一個部隊。

薩 知道。你損失了多少學生？

新 六個。

薩 噢……請坐。抽煙嗎？

新 (取捲煙) 謝謝。

[劃點火柴，給薩芳諾夫點煙。伊林湊上來點火。華新突然熄滅火柴。伊林奇怪地望他。華新劃另外一支火柴。]

新 對不起。老習慣：第三個不點。

薩 迷信。預兆。

新 並不是。你知道，這是從波爾之戰(Бурская кампания[●])傳下來的。波爾人是百發百中的射擊手。第一個點煙——波爾人就舉槍，第二個點煙——瞄準，第三個點煙——放槍。所以，那裏是什麼預兆。是有根據的。

薩 你，我聽說，參加過日俄戰爭？

新 是的。

薩 也參加過對德戰爭嗎？

新 是的。

薩 那末內戰呢？

新 參加後備團，因為病弱的緣故。

薩 在對德戰爭中，我聽說，你得過獎？

新 是的。三顆「喬治」勳章[●]。

薩 整整三顆嗎？你怎麼能證明呢？

新 現在不能，因為沒帶在身上，我還藏着，這我可以證明。

薩 你還藏着嗎？

新 是的，還藏着。

薩 「喬治」勳章——這不是獎給英勇的人嗎？

新 是的。

● 波爾(Boer)是移植在南非洲開普地的荷蘭農民。一八三六年因不滿英國政府，移居非洲內地，在奧蘭琪河和德蘭士瓦附近建立共和國，後於一九〇二年被英國征服。

● 「喬治」勳章(Георгия)是帝俄時候獎勵軍士的勳章。

薩 (啞場之後) 你叫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嗎?

新 是的。

薩 那末，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我要你做我的參謀長。你認為怎麼樣，啊?

新 遵命就是。

薩 那裏是我命令。你身體怎麼樣? 能夠嗎?

新 我想我能夠。

薩 城熟悉嗎?

新 我是本地人。一千八百七十九年生在這兒的。

薩 (默算) 那你已經是高壽了。

新 完全不錯。

薩 現在又要打仗了。

新 (聳聳肩) 請准許我開始辦公。你命令發出了嗎?

薩 就發。(對舒拉) 你打: 「防軍命令第四號。任命……」(對華新) 你的銜頭是什麼?(傾聽。中斷說話。傳來遠處的機關槍聲) 這是在河口上，我以為，啊?(傾聽)

新 (傾聽) 是的，在河口左面的淺灘那邊。

薩 (對伊林) 你去和查列奇那亞通個消息。(對舒拉) 她在那兒渡過去的?

〔伊林下〕

舒 在淺灘那邊。

薩 不是一切都很安靜的嗎，啊?

舒 那時是安靜的。

薩 是呀。(沉思地踱着。華新等着。)

新 你問……

薩 (猛省) 我說，你在舊時軍隊裏的銜頭是什麼?

新 二等上尉。

薩 唔，二等——這現在沒有了。那末是上尉。從紅軍退入後備軍的時候是什麼銜頭?

新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因為病弱的緣故，當大隊指揮。

薩 唔，大隊指揮現在也沒有了。那末是少校。（對舒拉）那末，你寫：「……任命華新·亞·華·少校為市防軍參謀長。」（啞場）我沒有給你穿的軍裝大衣。我這兒祇留着我政治委員的一件大衣，你就拿去穿吧。

新 我得提出，這是不合法的。

薩 我知道是不合法的。可是叫我怎末辦呢，讓我的參謀長就這樣穿着粗陋的上衣嗎？我要授給你銜頭，雖然我權也沒有。要是支持到我們的軍隊來，——一定支撐得到的，他們會寬恕我們跟你這件事的。怎麼，還反對嗎？

新 不反對。請准許我開始辦公吧。

薩 開始吧。我們到那一間房裏去。我給你瞧地圖，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不過等一等。庭院裏早起冷嗎？我還沒出去過。

新 是的，很冷。

薩 舒拉！你那兒什麼地方不是有一隻瓶嗎，啊？（倒在洋鐵罐裏。）喝伏特加[●]嗎？

〔華新不作聲的喝。〕

薩 我看，你是不愛說廢話的？

新 是的，不愛說。

薩 （嘆息）可是這就是我的缺點，我愛說。唔，這不要緊，這會好的。碰到這種地方，你提醒我，好嗎？

新 是。好的。

〔兩人均下。舒拉放下打字機，傾聽。當她不打字的時候，窗外的射擊聲更聽得清楚。巴寧上，肩上用着一件綴着一條綫的軍裝大衣，向舒拉欠身行常禮，把妨礙着他的軍帽脫下放著。〕

巴寧〔以下簡稱巴〕 你好，舒洛奇卡[●]。

舒 你好。

巴 安好嗎，舒洛奇卡？

舒 很好。（把抄簿還給他）我讀過了，巴寧同志。我們昨兒晚上跟華

● 伏特加（Водка）一種烈性的麥酒。

● 舒洛奇卡（Шурочка）是舒拉的愛稱。

麗奇卡●坐着哭。這是你自己寫的嗎？

巴 不，我詩是不寫的。這是我的同志寫的。我們同他一同上過西綫。

舒 那末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在這兒嗎？

巴 不，他給打死了。

舒 不會的吧。

巴 舒洛奇卡，我起初也以爲是不會的，但是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真的。

舒 我們前天夜裏坐着。生了爐子。上尉躺下睡了半個鐘頭，我們跟華麗奇卡大家讀得哭了。後來華麗奇卡收拾上路，到那邊偵察去了。上尉張開眼來問我：「你跟她在念些什麼？」於是我又念了一遍給他聽。他憂鬱地躺着。「好，」——他說。甚至於悶悶不樂起來。

巴 上尉嗎？

舒 唔，是呀，上尉。你奇怪些什麼？

巴 （聳聳肩）這個……

舒 他還因此而悶悶不樂呢……

薩 （上）啊，作家！好呀。

巴 你好。

薩 舒拉！出去一會兒。

〔舒拉下。寂靜。〕

我們，現在，作家，事情是這樣。沒有更多的兵力了。兵力很小。這一點你使你自己習慣了嗎？就是說，或許不得已要死，就在這城裏，而不是在家裏。而且就在今天明天，而不是遲五年。習慣嗎？

巴 習慣了。

薩 這很好。你妻子在什麼地方？

巴 不知道。大概，在西比利亞（Сибирь）什麼地方。

薩 是呀。她在西比利亞，而你在這兒。「當正午炎熱的時候，在達吉斯坦（Дагестан）的山谷裏……」大概，她做夢也想不到你會在我們這兒碰到這樣困難的情形。情形是如此，我現在這兒作家不要了。所以，你的老行業完了。（啞場）是黨員嗎？

巴 候補。

● 華麗奇卡（Валечка）是華麗亞的愛稱。

薩 唔，也一樣。彼得洛夫昨夜死了。你就做我的特務部長。

巴 是……不過……

薩 「是」——這是對的，可是「不過」：——這就多餘的了。除了你，我沒有別人。你是有學問的人，你着手幹不熟悉的事比較容易。不過別這樣的軟弱。你得忘記你是作家。

巴 我不是作家。我是記者。

薩 唔，記者，——也一樣，忘記吧。

巴 我已經忘記了。

〔開門，華麗亞上。她渾身潮濕，大衣撐開着，頭巾從頭上落到了後面。〕

華 上尉同志……

薩 你這壞姑娘。（向她衝去，不自然地吻她的面頰，放開。）怎麼你要使人發瘋嗎，啊？

華 我全辦妥了，上尉同志。

薩 唔，很好。可是你以為怎麼，我們覺得重要的就祇這一點嗎？你怎麼了——活着還是死了，——這一點，或許，對於我們也是重要的。懂嗎？那機關槍打的是誰？是你嗎？

華 嗯。

薩 啊，你全身凍壞了。舒拉！（喊）舒拉！

華 上尉同志，請准許我報告……

薩 什麼也不要報告。去烘烘乾吧。

華 我不先報告，我就什麼地方也不去。懂嗎？

薩 跟你說，去烘烘乾，然後……（在她的目光之下住嘴）

華 懂嗎？

薩 懂，懂。唔，那末快些吧（站在桌子旁，手指敲擊着，不耐煩地聽她。）去過了嗎？

華 去過了。

薩 轉交了嗎？

華 轉交了。

薩 包呢？

華 在這兒。

薩 去烘烘乾吧

華 不，還沒完。

薩 唔？

華 莫洛淑夫關照轉告，說明天夜裏渡河，不要射擊。

薩 完了？去烘烘乾吧。

華 不，還沒完。

薩 你牙齒在打抖，傻瓜。去烘烘乾吧，我說。

華 他關照轉告，說在兩點正。

薩 完了？

華 完了。

薩 (對進來的舒拉)唔，去吧，那兒去給她烘烘暖。我沒空。隨便給她些什麼東西。沒有什麼的話，就把我的皮襖，褲子給她。明白嗎？

舒 明白，上尉同志。(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

薩 該死的姑娘。

巴 爲什麼該死？

薩 固執。

巴 這很好呀。

薩 難道我說是壞嗎？我是愛而該死的。

巴 愛？

薩 (聽見了這一個字的意外的腔調)唔，是的，同情呀。我怎麼說呢，把人放出去掙死，我就不能爲他擔心不安嗎？要是他不見了兩天…

巴 他是誰呀？

薩 唔，她呀。你怎麼老是跟我攪，作家。

巴 又是作家？

薩 (微微一笑)對不起，特務部長。

〔華新到房間裏來。他穿着長統靴和老式的軍裝，釘着踢足球的皮鈕扣。他軍裝大衣的肩上綴着二條綫。〕

新 上尉同志，您有刀帶嗎？

薩 什麼？有，有，刀帶有的，找出來給你。(走近華新，執着他的鈕

扣，高興地。)阿哈，我記得。這在一千九百二十五年軍隊裏是穿這樣的裝束的；你記得嗎，巴寧？釘着這樣的鈕扣，是嗎？

新 完全不錯。

薩 鈕扣很好。

〔華麗亞從另外一個房間裏進來，穿着上尉的馬袴和長統靴，裹着皮襖，雙手緊緊的把它貼在胸前。〕

華 喔，舒拉，穿上尉的皮襖多暖呀。簡直像皮毛貼在身上一樣……好極了。(看見薩芳諾夫)謝謝，上尉同志。(啞場)

伊 (上)上尉，聽無綫電去。

薩 我們去吧，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我們去吧，特務部長。(下)
華 我倒沒留心看到他們。唔，沒關係。這皮襖，真的，你知道，多暖呀。我凍壞了……水，你知道，甚至還有冰塊。好容易才游到。

舒 他多難過呀。

華 他是誰？

舒 上尉。

華 這爲什麼呢？

舒 不知道。也許你知道的吧？

華 不。(啞場)你全在扯謊，舒拉。

舒 真的。

華 喔，冷哪。(蹙縮起來)瞧，就是穿了皮襖，還冷。你知道，舒拉，我想，大概我又快要走了。

舒 唔，是嗎？

華 大概。

舒 難道上尉又要派你出去嗎？我請求過，但是他不准許。爲什麼？

華 因爲我是本地人。就因爲這一點。你又不是本地人。

舒 又要派你。自己却又要難過。(啞場)我有時看他，——他的眼睛多強橫，簡直可怕。他戰前大概是一個強橫的人。是女人的災星。

華 他不漂亮。

舒 不漂亮，這不要緊。反正他是一個強橫的人，我知道。現在好起來了。你怎麼樣，不歡喜他嗎？

華 不。

舒 那末什麼時候歡喜呢？

華 戰爭以後。

舒 戰爭，你知道戰爭會成怎麼樣？

華 會成怎麼樣呢？

舒 忽然，要是很長，很長的呢。不能戰爭以後。不會就打好的。

華 不要緊，我是有耐心的，

舒 可是不。

〔默然。伊林和柯茲洛夫斯基上。柯穿着破了的便裝。〕

伊 上尉在那兒？

華 在那一個房間裏。

伊 （對柯茲洛夫斯基）請坐。凍了嗎？要伏特加嗎？

柯 我不拒絕。

伊 舒拉，倒些伏特加給這位同志。

〔舒拉把伏特加倒在一個洋鐵罐內。柯茲洛夫斯基喝着。〕

柯 唔，瞧。要不然直接從水裏過來就好——還要領你穿過城。

伊 那末你想怎麼？馬上：游過來——這可靠嗎？

柯 不，我並不這樣想，不過總……德國人開槍打我。看得相當清楚。你以為怎麼樣？……

伊 說對就對。因為看得清楚，所以給您喝伏特加。

〔薩芳諾夫上〕

伊 上尉同志。這就是從德國人那邊游過來的。

薩 （走近柯茲洛夫斯基）好呀！（握他的手）從那兒來的？

柯 從尼古拉亦夫來的。

薩 你怎麼？已經渡過了河口，後來又回到我們這兒來的嗎？

柯 我在城裏打聽明白，知道鎮上還是我們的，——雖然被包圍了，但總是我們的。我也想過：怎樣再往下走，走得到走不到，現在游了過來，就好了。

薩 文件大概沒有吧？

柯 有的。

薩 嘿，你。還帶着文件。

柯 姑娘，你們有沒有剪子？

舒 作什麼用？

柯 瞧，要把袖剪開。

〔華里亞走到他身邊，幫他剪開衣袖。〕

柯 沒有殼子的黨證，當然。不過要緊的東西還保全着，是嗎？

薩 (檢閱浸濕的黨證) 是的。叫什麼？

柯 政治副指導員華西林柯·伊範·菲陀洛維奇 (Василенко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薩 跟我是同名。怎麼，凍壞了嗎？

柯 凍壞了。

薩 你烘過嗎？

柯 烘過了。

薩 說到我們的水那是壞透了，但是伏特加我們有的是。不過，你知道，有時甚至口渴到要是沒有水，伏特加也不想喝。唔，爲了得救，總得給你煮杯茶才行。舒拉，舒拉？

舒 來了。

薩 你，馬上去睡吧。要嗎？

柯 要的。

薩 那兒有我的大衣。拿它一用吧。回頭我們給你檢點一下，指定位子。我每一個人都需要。我不能爲了你遭過難而給假。懂嗎？

柯 懂。

薩 去吧。她會送茶上你那兒去。(拍拍肩膀，送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

華 (困擾地回憶着什麼事) 我沒見過他。沒見過，可是聲音却聽到過。我在什麼地方會聽到他的聲音呢？

薩 聲音聽見過。這是種幻想。他是什麼，難道是夏里亞平[●]，聽了聲音就能記得他嗎？

華 不，我是聽到過的，伊範·尼基吉奇。

● 夏里亞平 (Шалапин) 享有世界聲名的俄羅斯低音歌唱家。

薩 又要別扭了。你攪什麼？你也應該睡了。明白嗎？

華 明白的。

薩 唔，請走吧。要不然：聽到過聲音。看見了——漂亮的軍人，當然立刻想認識。「我曾經在什麼地方遇到過你，是的，我在什麼地方聽到過你的聲音……」唔，這我當然是鬧着玩兒的。你，要緊的，還是去睡吧。

〔華麗亞及舒拉下〕

薩 （對伊林）巴寧走了嗎？

伊 不，在這兒。

薩 你對他說，叫他帶這人上這兒來一趟，我們來談談。華西林柯這一個人，看樣子人倒還好。我當然很高興。不過爲了有規律，總得讓他談談。使我不安的是什麼，伊林，使我不安的是葛洛巴在什麼地方。葛洛巴到了我們的軍隊那兒還是沒有到，——這最使我不安。因爲我是準備死的，但是我覺得要死得有意思，死得沒意思那我可就感不到興趣了。唔，走吧。（下。在門口站住。）你回來的時候對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說，叫他跟我們一塊兒走。

〔伊林橫斷舞台，走入其中一個房間裏去。柯茲洛夫斯基從薩芳諾夫的房間裏出來。軍裝大衣披着，手裏拿着備作點煙用的小報頭。伊林從門裏出來，穿過房間，華新不慌不忙的跟着他走出來。〕

柯 少校同志，准我說句話嗎？

新 唔。

柯 （注視着他）剛剛突圍出來。有烟抽嗎，少校同志？

〔華新拿出一個小匣子，給他裝滿馬好爾加[●]〕

柯 （對他端目詳視）少校同志，我覺得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新 （鎮靜地）我可沒見過你。對不起，你貴姓？

柯 華西林柯，政治副指導員。

新 我可沒見過你，沒見過，政治副指導員同志。（啞場）你有火嗎？

柯 謝謝，有的。

〔華新藏起火柴匣，不慌不忙地下。寂靜。〕

● 馬好爾加（Махорка）一種劣質烟草。

柯（獨個兒在舞台上。啞場之後，詫異地吹了次口哨說。）舅舅，啊？
〔暗〕

〔第二景完〕

第三景

〔第二景的佈景。舞台上點着燈。台上舒拉。她的眼睛哭得腫了起來。〕

巴（上）爲什麼眼睛哭得這樣？

舒 沒什麼。（哭）你知道我多可惜伊林！多可惜。（哭）

巴 舒拉！

〔舒拉哭着；默不作答的走到另外一個房間裏去。〕

華麗亞（上）你好呀，巴寧同志。

巴 你好，華麗奇卡。

華 唉，倒運！剛才我給弟兄們搬運彈藥。剛開始打，我的汽車就全給打傷了，真可惜。我倒沒受傷。

巴 什麼，汽車全給打傷了嗎？

華 不，還可以開。我對它說：修理去吧。它說：駕駛員同志，讓我繼續工作吧。我說：好。它就繼續工作了。我的汽車是很勇敢的。

巴 你早上是和伊林一塊兒乘車走的嗎？

華 嗯。你知道我對他怎麼說：「讓我再送你一程，我們可以很快的開過去。」可是，他說：「不，你不能再過去了，我走去。」唔，我嘆了一陣，後來還是留下了——這是命令呀！要是坐了汽車，那什麼事都沒有了。我很可惜他，巴寧同志。

巴 有什麼辦法，華麗奇卡，這種事情是常有的，而且是不會沒有的。

華 我沒什麼，可是舒拉——你大概瞧見了吧！

巴 瞧見了。

華（幾乎是耳語一樣，信任地。）你知道，他們已經講好了一切——戰爭以後預備怎麼樣，那可不知道。他們已經決定在三十一號晚上

靜悄悄的時候舉行結婚禮，可是今天三十號——他給打死了。你

，巴寧同志，這多慘哪，所以她要哭了。

巴（注意地望着她）這一切全不是真的，華麗奇卡。

華 什麼不是真的？

巴 你說的一切：結婚禮……三十一號。祇是爲了動聽些，你才編造出來的。而且又可以顯得更悽慘。

華 動聽些難道就壞了嗎？

巴 不，好得多。

華 他是很可惜的，因爲他的確很好。可是，如果……那更可惜，要眼淚汪汪了。他的妻子或許在什麼地方……她或許要過半年才知道，而我們現在就要爲他哭了。

巴（沉鬱地）唉，妻子過一年才會知道。你編造得好。

華 真的嗎？你不是取笑嗎？

巴 不，不是取笑。（啞場）噯，華麗奇卡，你會收拾手槍嗎，啊？

華 會的。

巴 你是汽車夫呀，你什麼都會。麻煩你，請你把它收拾一下，然後讓我來用破布擦一擦。要不然，你可知道昨兒晚上發生的事嗎？夜裏我在村外。那邊我們大家有點怕。唔，我現在是特務部長了。我手中拿了這一個傢伙去的。

華 我聽到過的。是伊範·尼基吉奇對我說的。

巴 這是他給你說的，不過最要緊的，大概沒說吧。後來中尉上我那兒去說：「你，委員同志，你命令隨便什麼人把你的手槍清拭一下吧，要不然你的槍口塞住了——放不出的。」

華（一面笑，一面拿手槍。）人家對我說的是什麼！

巴 什麼？

華 人家對我說，你從前把奧台柯龍[●]當手槍放在手槍皮袋裏，還有牙刷，牙粉。這是真的嗎？

巴 真的。這很方便。

〔柯茲洛夫斯基上〕

● 奧台柯龍（Одеколон）一種香水。

柯 您叫我嗎？

巴 (低聲對華麗亞) 你到那邊屋角裏去自己把它收拾收拾，等一會兒我們一塊兒走。

〔華麗亞走到屋角去拭槍〕

巴 是的，叫過的。

柯 請問什麼事，我是從前綫趕來的。

巴 沒什麼。我得告訴你，下次如果你再這樣隨便槍斃人，我就辦你。

柯 那時候的情形這樣，一個懦夫可以引動全體人跟他，所以我祇好……

巴 胡說！你們那一連裏沒有這種情形。您又不是孩子。您該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就地槍斃，什麼時候應該審問。

柯 巴寧同志，反正都一樣……(低聲) 我們大家在說，完了……那兒去開法庭！我也死，您也死！

巴 或許是的，您也死，我也死，但是這不相干。這兒有軍隊的時候，也就有法律。你明白嗎？

柯 明白。

巴 別對我說這一套話：唉，管它媽，反正總是要完結的。這不是勇敢——這是腐化。

柯 我自己也是預備出入槍林彈雨的！

巴 也許，不過我沒空攪這些事。完了！去吧！

〔柯茲洛夫斯基下〕

巴 唔，怎麼，好了沒有？

華 就好了。二，二——好了。喔，唔，你說，巴寧同志，我什麼地方聽到過他的聲音的？

巴 誰的聲音。

華 華西林柯。

巴 不知道，華麗奇卡，我那兒會知道。走吧！不過我們講好：命令停在什麼地方，你就停在什麼地方。別跟我走。

華 不跟你走就是了，委員同志！

巴 唔，這樣才好。否則的話，我是文人，不會發號施令，所以我決定預先向你大叫。好使你一開頭就怕。(均下)

〔薩芳諾夫和華新從鄰室出來。〕

薩 到第三連去嗎？唔，好，去吧。不過你，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那邊不很。懂嗎？

新 不，不懂。我執行自己的天職。要是……有什麼辦法，將來別人向前走起來容易些。

薩 我不願聽你說這種話。不是別人，而是我們還要同你一塊兒前進的。史大林不是說過的嗎？他說，我們還要前進。前進，前進！（沉思地）史大林……我，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有時候這一個不相信，有時那一個不相信，但是他，無論什麼時候，無論什麼地方，我總是相信的。我在無線電裏聽他演講的時候，我的創傷還沒好，話在耳朵裏糊裏糊塗亂哄哄的，然而自己還是聽清楚了的話。「站住！薩芳諾夫，別後退一步！死，也要站住！打，也要站住！受傷十次，也要站住！」——這就是我所聽到的，這就是他當面對我說的。

新 您是幻想家，伊範·尼基吉奇。

薩 當然，要不然怎麼呢？你也是幻想家。我們俄羅斯人大家都是幻想家。爲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更大膽的打仗。不管有膽氣沒膽氣，反正總要……

新 不要緊。親愛的，我在上一次俄德戰爭中受過六次傷，而這一次我還一次也沒有。所以我前面還有六次，還是要活下去的。

薩 說的對。你，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

電報員（自別室上）上尉同志，第二連有電話。

薩 來了。

〔薩芳諾夫下。柯茲洛夫斯基上。〕

柯 您好，少校同志。

新 您好，政治副指導員同志。

柯 上尉在那兒？

新 馬上就來的。（啞場）

柯 我總在什麼地方見過您，少校同志。

新 我已經對您說過，我不記得我曾經見過您。

柯 不過，也許，您沒見過我，我可見過您吧？

新 也許。

柯 您沒在尼古拉亦夫住過嗎？

新 從一千九百二十三年起住到一千九百二十九年。

柯 也許，我在那邊見過您？

新 也許，要是您在那兒住過的話。請問，您來幹嗎？

柯 取彈藥。不過這是要向上尉說的。

新 不，向我也行。步槍彈嗎？

柯 是的。

新 給你兩百發。（寫）到謝敏寧柯（Семеновко）那兒去拿。

柯 （拿紙條）不用上尉簽字嗎？

新 不用。

柯 噯，是的，其實您也就是長官。

新 （生氣地）長官？薩芳諾夫上尉是防軍司令，我是他的參謀長；這您是應該知道的。

柯 當然，不過我所以這樣說，那是因為我奇怪的是官銜符號不相符……

新 （站起來）我奇怪的倒是您的官銜符號跟您的思想不相符，副政治指導員同志，還有您說出來的話的分量跟您所做的事的分量不相符。還有這種談話跟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不相符。

柯 （坐下）唔，您怎麼了，少校同志，我並沒想到會這樣，您以為我怎麼了？……

新 站起來，長官在跟您說話！

〔柯茲洛夫斯基站起來。〕

新 可以走了。您沒有事了。

薩 （上）在鬧些什麼？在爭些什麼？

新 爭鬧是不會有的，上尉同志。我在訓斥政治副指導員。可以到第三連裏去了嗎？

薩 可以，可以。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去吧。

〔華新下〕

薩 你，怎麼跟老人鬧起來了？你敢對我這樣。

柯 伊範·尼基吉奇，我跟他爽爽快快，照我們這樣，可是他，完全是……知識份子。

薩 什麼知識份子？你這一個字也沒懂得。你這粗人，媽的，你就因此而驕傲嗎？假使你在大學裏學習五年，你也就成爲知識份子了，不同的就是這一點。假使不學習，就不是。我誰也不准許他冒犯這老人！你這傢伙：「爽爽快快」，「照我們的」，……他怎麼，不是我們的嗎？他爲了打德國人而受到「喬治」勳章的時候，你還在桌子底下爬呢，懂嗎？

柯 懂。

薩 你來幹嗎？

柯 拿槍彈。他給的太少。瞧。

薩 不要看。既然我的參謀長給你多少，——這就是說，能給多少。你別跟我攪：先攪一件事，後來又攪一件事。走吧。

〔柯茲洛夫斯基下。門後一陣喧鬧，葛洛巴的聲音。〕

葛洛巴（以下簡稱葛） 你爲什麼不放我？你也是這樣。

〔葛洛巴穿便衣。他後面跟着一個手持步槍的紅軍戰鬥員。〕

紅軍戰鬥員 上尉同志，看您。可以放進來嗎？

薩 唔，當然，放進來，這是葛洛巴！

葛 正是我。

〔薩芳諾夫擁抱葛洛巴，後來放開，抓住他的手。〕

薩 喔，葛洛巴，這是你嗎？

葛 是我呀。

薩 還活着？

葛 還活着。

薩 也許不是你吧？也許是你的靈魂吧？

葛 唔，那裏是什麼靈魂！難道有五普特●重的靈魂嗎？

薩 說的對。我相信。唔，請坐。（喊）舒拉！你給他吃些東西。再從那小罐子裏倒一杯水。葛洛巴來了，給他預備一份口糧。

舒 （在門裏出現，望着葛洛巴。）您好呀。

● 普特（Пуд）約合中國三十斤。

葛 你好，舒拉。

薩 唔，你怎麼，高興嗎，——活着回來了！

葛 （揮揮手）他們對我不會高興的。他們把我當做不好的人。他們並不歡喜我的爽直。

薩 他們是誰呀？

葛 就是舒拉和差不多所有的女人，她們一類的人。

薩 到過了嗎？

葛 到過了。

薩 聽到了些什麼？

葛 聽說我們的軍隊準備進攻了。

薩 是嗎？或許，我們也要挨打吧，葛洛巴，啊？

葛 或許會。

薩 （用雙手遮住眼睛）唉，葛洛巴。有時希望這樣，讓我也活着，讓有幾個別的……四周圍的一切人，讓他們也活着。唔，你說，要進攻嗎？

葛 也許。我去過將軍那兒，將軍託我向你問好。他說：「怎麼不，我認識，」他說，「我認識這個——薩芳諾夫。」

薩 他不會向我問好。我沒有認識的將軍。

葛 但是他說認識你。

薩 那末姓什麼？

葛 叫盧珂寧。

薩 盧珂寧？難道已經是將軍了嗎？

葛 照全身制服看起來是將軍。

薩 有這種事。唔，葛洛巴，事情要好了。這位將軍會到達我們這兒的。他的性格如此——一定會到的。

葛 我也覺得好像是這樣。

薩 你怎樣向他們報告的？

葛 我照命令說，請他們來把我們救出去，不過假使這與計劃相背的話，那末我說我們就不討救兵了。唔，還有我們當然總是要想活的，——這我也說了。

薩 這你也說了？

葛 這我也說了。他們自己大概也想像得出這種感覺。

薩 他們命令我們怎麼辦呢？

薩 當然，密封的包我不能帶。因為我走得像從前逃避紅軍的富農一樣，我帶了密封的包當然怎麼也不能回話德國人。不過口頭的命令是這樣：守住，守住，守住！怎麼樣守——這，他說我會派聯絡代表來的。乘飛機來。

薩 沒有對你說別的了嗎？

葛 沒有。我想，伊範·尼基吉奇，怎麼樣——這還要用上面決定。你認識的這位將軍，他也不願意攪亂你我的腦子。他說：守住！他並且說，——轉告薩芳諾夫，讓他記起哈爾興·霍爾（Халхин-Гол），那兒打得怎麼樣，那末一切都不要緊了。

薩 走的很吃力吧？

葛 是呀，我是這樣的人，在什麼地方就怎麼樣做：什麼地方要勇敢，什麼地方要謙虛，什麼地方祇要說老實話。就是這樣，將軍也還不肯放我，他說：「坐坐吧，葛洛巴。」我說：「脾氣不允許我。那邊，」我說，「弟兄們等您的代表要等得難受的。」他說：「我馬上就派來。」我說：「那末他坐飛機，我就自己兩條腿，這比較快一些。」這兒有什麼消息，伊範·尼基吉奇？

薩 唔，你一走，那天夜裏，克羅哈遼夫（Крохалев）就傷重而死。彼得洛夫（Петров）也如此。今天早上伊林戰死了。所以我現在又做指揮員，又做政治委員。總之，有許多人沒有了。唔，得啦，這是多餘的。

紅軍戰鬥員（又打開門）上尉同志，有一個公民找您。

薩 唔，請。（對葛洛巴）我是防軍司令，一切事情都管。請那位市民。
〔老人上〕

老人 我有一件事請求您，司令同志。

薩 請求？（皺眉）噯，我對這些請求……

老人 並不光是為自個兒，還為兩個人。

薩 您要我什麼？我什麼也沒有，所以請求我——這是多餘的。如果您

要吃的，那末我能給多少，就給多少。大家平分——我多少，你們也多少。

老人 不，我們不要這個。

薩 如果要水，那末也是這樣，——我多少，你們也多少。老人，我尊敬你，但是每人一杯——大家都是如此。

老人 我們不要水。

薩 那末你們要什麼呢？

老人 我們要來復槍。

薩 你們要來復槍做什麼？

老人 那是很明白的，做什麼。

薩 你，那末，老爹，這是爲三個人請求的嗎？那末，年紀都和你一樣？是朋友嗎？

老人 是朋友。

薩 （對葛洛巴）看見嗎？（對老人）你們什麼，當過兵嗎，老爹？

老人 都當過，有的在上次俄德戰爭，有的在俄日戰爭。我參加過俄日戰爭。我在上次俄德戰爭的時候已經上了年紀了。唔，這一次好像又返老還童了。唔，說起關於來復槍的事怎麼樣？

薩 （站起來，走近他）你懂得你能使人哭是什麼意思嗎，老爹？我水，火，什麼都見過。我當過十年出差汽車夫。你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這事情是這樣的——不能哭的。可是你迫我出眼淚了。（擦眼睛）我給你來復槍，老爹。不過你晚上來，那時參謀長在我這兒，他也是個上了年紀的人，跟你相彷彿。你們跟他像老人一樣的談談吧。請走吧，八點鐘再來。

〔老人下〕

薩 啊，是這麼回事。還不知道，我們的軍隊怎麼樣幹，往那兒打。唔，有什麼辦法，那末祇好決定怎樣幹就怎樣幹吧。（走近葛洛巴，掩上門，輕聲。）我們決定對付那留在德國人佔領的那一部份城裏的人，炸掉他們那兒架在後方河口的小橋。我沒辦法，明兒夜裏又要派華麗亞到那兒去了。

葛 可惜嗎？

薩 我一切人都可惜。

葛 是的……可是我對這件事看得很簡單。死在眼前。人要生活的幸福嗎？要的。你看見幸福嗎？唔，那末你取吧。趁活着的時間。她是個很好的姑娘。你一瞧，就一切都好了。

薩 算了吧。我爲她怕就是。

葛 那末爲自己倒不怕嗎？

薩 爲自己？當然。不過我們跟你，葛洛巴，可不一樣……我們不能讓自己怕。因爲要是我讓自己怕了一次，那末旁人也就要怕了。將來我再不讓自己怕的時候，他們可還是要怕的。所以我們跟你一次也不能讓自己怕。難道說夜裏鑽在被窩裏。但是我們跟你沒有被窩，所以這也除外了。

〔華麗亞上〕

薩 怎末，把巴寧送來了嗎？

華 沒有，他在那兒留下了。

薩 在那兒什麼地方？

華 在那兒，第一連。喔唷，累了。（脫下長袖手套，坐下。）

薩 （對葛洛巴）唔，你看有怎麼辦法？一請他做特務部長，他就到處做給人瞧，他不怕。不過這倒也是大家知道的。

華 是呀，我阻止過他的，阻止過的。

薩 別說了吧。她阻止過的！我知道你是怎麼樣阻止的。不知道她自己鑽在那兒，過後還要說——她阻止過的！

中尉（在門口） 上尉同志，電話。

〔薩芳諾夫下〕

葛 （對華麗亞）您好啊，華蓮丁娜·尼古拉葉芙娜？

華 跟大家一樣，葛洛巴同志。大家怎麼樣，我也怎麼樣。

葛 那末大家怎麼樣呢？

華 各人過各人的。

葛 唉，時勢不同了。女人忽然上前綫來了。我個人可得愛惜你們，華麗奇加。愛惜你們，愛惜一切的女人。讓你們爲我們生活的樂趣永生吧。

華 難道我們除了爲你們生活的樂趣而生之外，沒有旁的事了嗎？
葛 要不然怎麼呢？女人生來是爲什麼？女人生來是爲了點綴生活的。
戰爭——這是嚴肅的事。戰爭的時候，生活比了任何時候更要點綴，
因爲今天是生活，明天就成了泡影，什麼也沒有了。所以點綴點綴生活倒底是很好的。

華 那末您就以爲生活是聖誕樹，上面掛的是玩具嗎？
葛 就說是聖誕樹。也完全可以。我說的並不是您，您是嚴肅的姑娘，
你甚至跟我說話也覺得悶氣。不過，女人——總還是生活的樂趣。

華 我不愛聽您這些話。

葛 也不一定要愛我。

薩 (上) 鬧什麼？

葛 我們這兒又在跟華蓮丁娜，尼古拉葉芙娜爭論關於女人在現在這時刻的地位。再見，伊範·尼基吉奇，我上醫院去。做醫生老是這樣，總要使我碰到許多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我出去了七天，我預料會活的，——死了，我預料要死的，——却活着。你瞧吧。(下)

華 累嗎？

薩 唔，是的，累了。我需要想想。這個，華麗加，華麗奇加，你是我草原上的牽牛花，——這可不是你做圓圈餅那樣便當。

華 唔，瞧，一做長官，就做圓圈餅……取笑人了。

薩 那有什麼呢？我的地位已經這樣高。(笑起來)……做圓圈餅也得有考慮，不像你昨天那樣。

華 什麼？

薩 昨天我跟你乘車子走的時候，你斷了鉤鏈，我心裏多難受。

華 我沒斷。接得不好。我開得很對。

薩 不對。在窪地裏的時候，踏板也沒踏。

華 踏過的。

薩 不，沒有踏過。你別瞞我。你別以爲我跟你和氣，就因此可以瞞我了。

華 我沒以爲您什麼。我祇說我是踏過的。

薩 唔，得了。踏過，踏過……不過眼睛可別對我這樣，要不然我要給

嚇得逃走了。

華 我說怎樣送您，就怎樣送。我既然開車，我就是汽車的司令。懂嗎？

薩 懂。

華 睡一下吧。已經三天三夜沒睡了。

薩 你怎末知道的？你自己還是剛剛昨天從德國人那兒回來的。

華 我知道。我問過。

薩 問過？

華 隨便這樣問起。

薩 是的……（啞場）你今兒夜裏，或者最遲明天，又得要上德國人那兒去走一趟。

華 好。

薩 好什麼？這沒有什麼好。我沒人可派了，否則我怎麼也不派你去第三次。

華 這可爲什麼呢？

薩 不派就是。總之，你別向長官提多餘的話。懂嗎？

華 懂。

薩 你（回顧門）上華西里那兒去說，我們要炸橋，還有一切詳詳細細怎麼做的話。不過寫字條是不行的。你得一個字一個字用口背熟記住。

華 好。

薩 好或不好，總得做到。已去了兩次——再去第三次，因爲這是祖國要求的。瞧，我跟你說的是什麼話。

華 不過您知道，伊範·尼基吉奇，大家說，祖國，祖國……大概說的時候，是表示什麼大的東西的。可是我並不。我們諾伏·尼古拉亦夫加（Ново-Николаевка）村子邊上有一所房子，小河旁邊還有兩株小白樺樹。我在那兩株樹上掛了鞦韆架。對我講到祖國故鄉的時候，我總想到這兩株小白樺樹。或許，這不好吧？

薩 不，很好。

華 一想到小白樺樹，旁邊，——就想起，——站着媽媽，還有弟弟。

想到弟弟，——就想到他前年怎樣的出門上莫斯科去念書，我們怎樣的送他，——並且想到車站，從車站上莫斯科去的路。我也想到莫斯科。想來想去，後來想想：從那兒想起呢？又從兩株小白樺樹想起。或許，這不好吧？啊，伊範·尼基吉奇？

茵 不，這很好。這我們大概都是這樣回想的，各人想各人的。（啞場）不過，你到了那邊，你對母親說，叫她對德國人別太倔強。她是我們所需要的人，別睜那邊隨便什麼人。然後，——這你也對她說。我還有看見她的希望。

華 好，我去說。（啞場）

薩 唔，你自己也是這樣。總要當心些才是。懂嗎？

華 懂。（啞場）

薩 我還有些話要說，噯，也不必了。回頭等你回來的時候再說。

華 要是不回來呢？

薩 要是不回來，那末，反正，沒話可說。（披上大衣，躺在沙發上，張開了眼躺着。）

華 唔，睡着吧。就會好的。

薩 簡直沒有睡的習慣了。我睡不着了，

華 您試試看。我給您唱歌。

薩 唱什麼歌。

華 唱給孩子聽的歌——搖籃歌……（唱：「睡吧，孩子，我的好……」）您把鬍子剃了吧。不然這是什麼孩子，有鬍子的。

薩 好吧，你回來了，我就剃。

華 要是不回來，那末就不剃了嗎？（沉默）既然如此，祇好回來了。

薩 睡不着。

華 唱歌也沒用嗎？

薩 沒用。（啞場。薩芳諾夫閉闔眼睛，剎時入睡。）

華 （對此沒留意）您知道，伊範·尼基吉奇，我去可真不怕。第一次怕的，但是現在不了。我覺得我要回來的，好讓您剃了鬍子。您要等我的。大家都要等的。您幹嗎不開口？

〔發覺薩芳諾夫睡着。〕

華 睡着了。還說，睡不着呢。

〔挨向他。她看樣子，想催醒他。抑制着這種慾望，望也不望他，倚着桌子，輕輕的唱下去：「他將出來爲你送行，你揮揮手帕……」〕

〔沉默〕

〔第三景完〕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四景

〔在哈里通諾夫家。一個私自開業的鄉下醫生的一所精緻的老房子。大食堂，一看就知道是供作大廳之用的。幾扇門。兩頂小壁櫥——一頂放碗盞，另外一頂是白的，藥櫃的樣子。台上茶几旁坐着羅森堡和魏納爾。〕

〔魏納爾啜飲着小酒杯裏的酒，輕聲的在唸什麼。〕

羅森堡（以下簡稱羅）（打開「閃電」旅行小皮箱，在自己面前攤開各式各樣的遺物：照片，文件。）怎麼，魏納爾，還在練習俄文嗎？

魏納爾（以下簡稱魏） 噯，在練習。

羅 這很好。我們要長留在這兒呢。

魏 您以為戰爭……

羅 戰爭——不，不會長久的，而是戰爭以後。征服者可以蔑視那被他征服的民族，但是他應該知道他的文字，即使甚至於要他狗一樣的叫，也得如此。在別人的地方是誰也不能相信的，魏納爾。

魏 不過您不是相信哈里通諾夫的吗？

羅 是的。因為他是下流坯。要是俄羅斯人來，他們是要把他吊死的：不，我說是要槍斃的。他們是不吊死人的。不過他的女人我可就不相信。也許會他們來了不槍斃。爲了這一點，我就不相信她。（繼續把照片挑選推敲）今天克勞才又送了我這麼一整箱。別小覷它。噯，噯，我是愛翻這種東西的。

魏 您有收藏古董的癖好。

羅 不打緊。我從這些文件和照片上研究倫理。有時候，這裏面會發現些新奇的東西。譬如，準尉哈里通諾夫·H. C. 的證書——您注意到嗎？它給槍彈打破了。一看就明白，證書的主人是給打死了。不過我關心的並不是這一點。我關心的是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的縮寫 H. C., 因為我們屋子的主人叫 C. A. ● 猜測本來是很難的，然而要是我們忽然猜測這是他的兒子呢。他有一個兒子在軍隊裏，這我是知道的。我們從這上面可以得到些什麼呢？很多很多。第一，如果就算這是巧合，那末從這上面也可以做一個有趣的心理研究：認識，不認識，錯誤，母親的痛苦等等。這一切都是屬於我研究倫理的範圍之內的。啊，我是從那兒說起的？

魏 您是從哈里通諾夫的女人說起的。

哈里通諾夫（以下簡稱哈）（開門）你們叫我嗎？

羅 沒有，不過您既然進來了，那末，您太太是什麼地方人，醫生？

哈 伏洛格達（Вологда）人。

羅 瞧，魏納爾，她是伏洛格達人，可是我們還沒佔領伏洛格達。（對哈里通諾夫）她有親戚嗎？

哈（慌張地）有的，有一點兒。

羅 什麼意思——有一點兒？

哈 幾個姊妹。

羅 幾個姊妹——這豈就算是一點兒嗎？但是姊妹不是有丈夫的嗎？而且，也許，他們不像您這樣，而是俄羅斯人，啊？

● 俄人姓名的習慣是這樣的：第一個字是名（Имя），第二個字是父名（Отчество），末了個字是姓（Фамилия）。例如伊範（名）尼基吉奇（父名）薩芳諾夫（姓）（Иван Никитич Сафонов）。這兒除了名與姓和別國人相仿之外，父名比較特殊。它含有「某人之子」（-ич），「某人之女」（-вна）的意思。所以根據一個人的父名就可以知道他父親的名字。像上面的例子中，一看伊範·尼基吉奇·薩芳諾夫的父名，就知道他父親的名字是尼基達（Никита）。劇中羅森堡就是根據了這一點，想探出 H. C. 哈里通諾夫是不是 C. A. 哈里通諾夫的兒子。——譯者。

哈 我不懂您的意思，上尉老爺。

羅 您很懂得我的意思。告訴您太太，叫她給我們帶一壺茶來。

〔哈里通諾夫下〕

羅 瞧，魏納爾，她幾個姊妹是有丈夫的。也許，其中有一個是工程師，有一個是少校，這我可就不知道了。而且，也許，這位少校明兒會上這兒來。而她是他太太的姊妹，她準會讓他殺死我們比了讓我們殺死他來得快。這實在是很簡單的。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拿着茶具上。〕

羅 告訴我，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你的姊妹有丈夫嗎？

麗 有的，上尉老爺。

羅 他們是俄羅斯人嗎？

麗 是的，你們要喝牛奶嗎？

羅 不。他們的丈夫是俄羅斯人，而您的丈夫不曉得是那一國人，您羨慕他們嗎？

麗 我的丈夫也是俄羅斯人。

羅 我說的並不是這個。您別裝做不懂我的話。

麗 可以給你們拿暖壺來了吧。

羅 (站起來)拿來吧。我們馬上就來。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下。〕

羅 (對魏納爾)以後您想我能够相信她嗎？

〔兩人到自己的房間裏去。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上。哈里通諾夫跟着她。街上槍聲數下。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劃十字。〕

哈 唔，你爲什麼劃十字？

麗 爲他們。

哈 爲誰——爲他們？

麗 爲我們的人。

哈 什麼時候你才能學會當心說話？

麗 學三十年。

哈 又要這樣？

麗 噯。

哈 (輕聲) 瑪莎●，過來。你上薩芳諾娃●那兒去過嗎？

麗 去過了。

哈 我叫你說的，都說了嗎？

麗 說了。(啞場)我討厭這些。

哈 討厭？要是我給打死了，你就不討厭了嗎？

麗 與你什麼相干？

哈 很簡單。你明兒再上她那兒去一趟，乘便提起一聲，說我很痛苦。懂嗎？我很痛苦……說我討厭德國人，我不愛他們，而且怕他們，我情願避開他們。叫我做市長的時候，我很不高興。懂嗎？

麗 懂。不過你講這些幹嗎？

哈 因為這是真的。因為我這一個月寧可全坐在地窖裏，不要為自己的性命擔心發抖。而且我相信，這老太婆那兒是有人去走動的……是的，是的，游擊隊。反正她不會告訴德國人，說我不愛他們，可是對他們這些人，她是會告訴的。赫爾參(Херсон)的市長已經給打死。我不願讓他們打死這裏的市長，因為這兒的「市長」就是我。

麗 我的天。這多可怕呀，還是照我所說的，丟了一切東西走吧，躲到鄉下隨便什麼地方去。

哈 (聲音狠惡，嗤嗤地說。)躲到那兒去？那末東西怎麼辦呢？我的東西沒有了我永遠還是東西，可是我沒有了我的東西，就成了廢物。噯，噯，廢物，就完了。你懂嗎，傻瓜？

〔有人在門口敲擊。〕

哈 開門去。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下，立刻又回來。她後面跟着瑪爾法，彼得洛芙娜——神色異常，頭上不戴什麼，頭巾滑在一面。〕

瑪 流氓！

哈 輕些。

瑪 打死了。我親眼看見打死了！

● 瑪莎(Маша)是瑪麗亞的愛稱。

、 薩芳諾娃(Сафонова)是薩芳諾夫的陰性，這指的是瑪爾法·彼得洛芙娜。

哈 誰給打死了？

瑪 妲妮亞（Таня），妲妮亞，一個女鄰。我想——不要瞧見你；但是你是醫生。她就要生孩子。所以我帶上你這兒來。她躺在那兒，在你的窗下。

哈 輕些！與我什麼相干？

瑪 什麼都相干。是你簽字，叫人五點鐘以後不要走，叫人開槍的嗎？

哈 不是我——是司令。

瑪 你，你這該殺的東西！

〔羅森堡聽見她的喊叫聲，從鄰室出來，站在門口。〕

羅 誰在喊叫？

瑪 我在喊叫！爲什麼在大街中央打死女人？

羅 這女人是誰？

哈 這是一個……他們上我這兒來。你們有一個女鄰坐產……巡邏兵就打了一槍。

羅 對呀，做得很對。五點鐘以後走路是不准的。難道不對嗎？

哈 是的，當然是完全對的。

羅 無論誰在五點鐘以後給打死——是女人也好或者不是女人，都一樣，——是對的。您，因爲在五點鐘以後走路，所以要抓起來辦。

瑪 辦。像她一樣把我打死吧……（挺身向他上前）我恨不得用這一雙手扣住你的喉嚨……

羅 （回頭向鄰室的門）魏納爾！掀鈴叫值班的！（鎮靜地）看起來，祇得把您吊死。

瑪 吊吧！

羅 （對哈里通諾夫）她姓什麼？

哈 薩芳諾娃。

羅 她大概有什麼人在軍隊裏吧？丈夫，兒子？

哈 噯，噯。不。這個，也許有……我不知道。

瑪 有的。丈夫也有，兒子也有。都在軍隊裏。

羅 祇得吊死！

麗 （忽然撲向瑪爾法。彼得洛夫娜，擁抱她，和她並排站着。）我也

有一個兒子在軍隊裏。也把我吊死吧！我恨你們。我恨！

哈 瑪莎，你……

麗 我也恨你！你們這些害人精我都恨！我們是朋友，我們兩人都有兒子在軍隊裏。噯……（號哭）

羅 抓……（瞬息的躊躇）這一個（指瑪爾法·彼得洛夫娜）。這一個留下。

哈 謝謝，上尉老爺。她再也不……

瑪 謝謝，謝謝，猶大[●]，跪下吧。（兵士們抓住她的手。對哈里通諾夫。）嗤，不要臉的！（唾吐他的臉）

〔兵士們把瑪爾法·彼得洛夫娜拖出去。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場軟下來，哭着。〕

哈 上尉老爺！您別睬她。她是這樣的……神經質的女人。他們從前的確是朋友。

羅 不要緊，醫生，我記得您的功蹟，可以原諒您的太太。（看着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清清楚楚地說。）我不會忘記您的功蹟的。您到底給我做過一個十七個共產黨員的名單，昨天又是五個。您給我指出過民團長笛夫里洛夫的所在地。您預先告訴過我，你們銀行的銀箱藏在什麼地方。您……不過，我也不用舉出來了，這種種大概使您的太太不高興起來。您給我們這樣幫忙，她應該高興，倒反而哭了，唔，不要緊。安慰安慰她吧。（到鄰室裏去）

〔沉默〕

麗 （輕聲）這一切都是真的嗎？

哈 真的。是的，是真的！你得說聲謝謝，你闖禍以後還活着！

麗 我不想活，我反正都一樣。要不是柯里亞（Коля），我祇要死了。

羅 （一面和魏納爾一同進來，一面說。）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別忘記了茶。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下。〕

羅 （對魏納爾輕聲說）現在我們來做一個有趣的心理研究。再做一點倫理的研究，這就是您所不愛的……醫生！

● 猶大（Иуда）出賣耶穌基督的十二門徒之一。

哈 是。

羅 我希望您是真正忠心於我們的，醫生？

哈 是真正忠心的，上尉老爺。

羅 所有一切給我們作對的人，——也就是您的敵人嗎，醫生？

哈 是的，上尉老爺。

羅 怎麼是的。確實一些。

哈 是敵人，上尉老爺。

羅 他們死的時候，您是不是就應該因此而高興嗎，醫生？

哈 是應該的？上尉老爺。

羅 不，確實一些。不是「應該」——而是「高興」。是嗎？

哈 高興的，上尉老爺。

羅 我希望您太太說的不對，您的兒子當然是不會跟我們作對的？

哈 不，上尉老爺，可惜這是對的，他是在軍隊裏。我跟他早就吵過嘴，但是他在軍隊裏。

羅 您非常可惜嗎？

哈 是的，上尉老爺，可惜的。

羅 要是他已經不在軍隊裏的話，您就不可惜了嗎？

哈 當然，上尉老爺。

羅 走過來近些。（一手遮住證書，祇留出照片。）這臉您認識嗎？

哈 尼古拉（Николай）！

羅 我知道是認識的。（露出證書全部）這兒，這一個小洞，醫生，可以使您不可惜了。你可以滿意了。您的兒子已經不在軍隊裏。真的，我個人沒看見，不過我相信是這樣。你可以不必可惜了。（哈里通諾夫默然。）

羅 唔，怎麼，您對此高興嗎，醫生？

魏 羅森堡！

羅 （回頭對他，冷冷地。）噯？忍耐一會兒。那末，您對此高興嗎，大醫生？（嚴厲地）是不是？

哈 （壓緊了聲音）是的，高興的。

羅 （對魏納爾）唔，您瞧，魏納爾，醫生高興的。我同您懷疑是完全

徒然的。您可以去了，醫生。我都明白了。謝謝您的坦直。您是個真正忠心的人。這在你們國裏是很難得的，所以更其好。

〔哈里通諾夫下〕

魏 喂，幹嗎玩這一套？如果要槍斃——就槍斃算了，或者告訴我，要是您自個兒神經衰弱，不會幹的話。但是您這種做法——可真不是軍人幹的。

羅 您目光陳舊，魏納爾。研究倫理是我們的責任。

魏 您聽我說。您跟這些倫理的研究使我厭惡了。我大概明天請求到團裏去，不要再看見您和這些倫理的研究了。我要殺死這些俄羅斯人，他們真該死，可是不用您歎頭歎腦的預先盤問，我討厭這一些。

羅 您不要喝茶嗎？

魏 (下)不要。

〔哈里通諾夫上，無力地倚在門楣上。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拿着暖壺上。〕

哈 (輕聲) 瑪莎！喂，瑪莎！

麗 你有什麼事？

哈 我要告訴你……

麗 你還要告訴我什麼？

哈 我要告訴你……不，不能。(下)

麗 我馬上就把茶拿上來。

羅 (對她脫視，手裏拿着證書。) 您原來曾經有一個兒子在軍隊裏？

麗 爲什麼曾經？他現在還在軍隊裏。

羅 不，曾經。或者像您丈夫所說，——可惜，曾經在軍隊裏。但是現在，又像您丈夫所說，幸而，不在了。不過，您知道，您丈夫高興他不在呢。

麗 您說什麼？你說什麼？

羅 不……您不過別以爲這跟我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是不會對母親這樣殘酷的。這不過是偶然掉到我手裏來的。所以我也說：「曾經。」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雙手緊執着證書，遲鈍地看着，不放手地坐倒桌子旁去。目瞪口呆地，不聲不響的坐着。〕

羅 (啞場之後) 要不然我就不冒險對您說了，但是我以為您跟您丈夫的看法一樣，您丈夫說，他雖然有父子之情，但是對此很高興。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默然〕

羅 您怎麼不開口？噯，噯，他是這樣說的。醫生。

〔哈里通諾夫上〕

羅 醫生，您不是說您高興嗎，啊？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抬起頭來看哈里通諾夫。哈里通諾夫不作一聲。〕

羅 或許您對我說的不是真話。您不高興嗎？

〔哈里通諾夫不作一聲〕

麗 (不響不響的放下證書，機械地說。) 我馬上給您煮茶來。

羅 謝謝，很好。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背向着羅森堡和哈里通諾夫。拿着茶壺走到第一個櫃，然後走到藥櫃旁。在那邊翻了一陣，回到桌子前來。〕

麗 茶。

羅 請您倒。您知道，兵總是高興女人的手給他們倒茶或者倒咖啡。是嗎，醫生？

〔哈里通諾夫默然〕

羅 您幹麼不開口？失掉了說話的才能了嗎？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倒茶給羅森堡。〕

羅 唔，醫生，也許，您要跟我喝茶吧，啊？您心上不安。不要緊。喝吧。您是我們的忠心的朋友。我很高興和您坐在一張桌子上。

哈 謝謝。

羅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給你丈夫倒茶。

〔啞場，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看看哈里通諾夫，然後又是動作機械地給他倒茶。〕

羅 唔，醫生。

哈 我請您原諒，上尉老爺，我頭暈……我不要……

羅 唔，隨便，隨便。

麗 (鎮靜地) 您不要旁的什麼東西了嗎，上尉老爺？

羅 不，謝謝。魏納爾，我來了。(拿起茶杯，下。)

〔哈里通諾夫坐在沙發上，頭低垂在手上。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站在牆旁。默然。〕

哈 瑪莎！

麗 什麼？

哈 瑪莎，我不能這樣下去了。

麗 住嘴。我不要聽你。

哈 丟了一切逃走吧，逃走吧。我怕他們一切的人。我什麼也不要了。

麗 遲了。我對你說過。可是現在遲了。你真不知道遲到怎樣地步。

〔鄰室裏傳來一陣推倒椅子的聲響。門打開。羅森堡闖進來站着〕
羅 您裏面混入了什麼東西?! 您裏面混入了什麼東西?! 您，您! (臉向前倒在地上。癱攣着。)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一動不動的站着〕

哈 (慌亂地) 您怎麼了? 您怎麼了? (跑到羅森堡身邊，想把他從地上抬起來，轉身。)

〔瑪麗亞·尼古拉葉芙娜置身事外地，默然站在牆旁。〕

魏 (大踏步的走到羅森堡身邊，俯身握住他的手，抬起來。) 這是誰幹的?

麗 我們。我們把他藥死的，我跟丈夫。

哈 (跪着) 不，上尉老爺，她胡說。這不是……這不是我們。

麗 是我們，是我們。站起來。(走近哈里通諾夫，挽着他的腋提起來。) 站起來，薩莎(Саша)，站起來。(迅速地) 是我同他。我們恨你們。這是我們幹的，我們兩人——我跟他。

哈 魏納爾老爺! 魏納爾老爺!

魏 您以為我要把你們送法庭嗎?

哈 魏納爾老爺，這不是我，她全在……

麗 是的，這是我們幹的。你們殺死了我們的兒子。我們就藥死你們這個壞蛋。

魏 我不把你們送法庭。我過兩分鐘把你們兩人吊死就算。(打開外面

的門)喂，來人哪！

甄 (把那嚇得失魂落魄的哈里通諾夫偎倚在自己的身邊，挨着牆喊。)
)唔，吊吧！吊吧！

〔幕〕

〔第四景完〕

第五景

〔夜。河口邊。樹木數株。垂在水面上。某建築物後部的牆。華麗亞和薩芳諾夫慢慢兒的走過舞台。薩芳諾夫右手繫着綳帶。〕

華 我上一次正就是在這兒游過去的。

薩 正因為是上一次在這兒，——今天在另外一個地方游吧。(看錶)
現在走吧。

華 發光的。好錶。

薩 還是好久以前在庫倫(Улан Батор)買的。

華 這在什麼地方？

薩 庫倫？這是蒙古的一個城。很遠的……現在帶我到南谷去，我送你
……火藥綫和火藥綫桿沒忘帶嗎？

華 在汽車裏。怎麼，就去嗎？

薩 就走……

華新 (從屋後出來，注視。)上尉同志！

薩 嚶。

新 馬上就走嗎？

薩 是的，有什麼事？

新 請您命令，讓我在連裏等到天亮。電話還沒有修好，讓我在這裏自
個兒值班。

薩 不過天亮的時候你上司令部去一趟，好嗎？

新 是(下)

薩 現在走吧……是的，這是你最後一次的冒險，華蓮丁娜·尼古拉葉
芙娜……你現在是我的老偵察員了。我現在要叫你的名字和父名

了。

華 不過別用「您」。

薩 不，現在我沒辦法，祇好這樣叫了。

〔又聽得砲聲〕

薩 我們的軍隊完全迫近河口了。在進攻了。你想像想像看：我們的軍隊在進攻！……要不然死掉多可恥，而且我個人也不相信會就死。我到昨天剛剛聽到這砲聲，才剛剛相信我們要活下去了，因為我有了活的希望，所以請求你，華蓮丁娜·尼古拉葉芙娜，做應該做的事，可別白白犧牲。我很希望看你活着。

華 我也是這樣。（忽然夢幻地）薩芳奈奇，薩芳奈奇？

薩 什麼？

華 沒什麼？

薩 唔，到底是什麼？

華 我在你母親那兒看見了你的照相，我就問了各種各樣關於你的事。她說：「這就是他小時候的情形。」我覺得你小時候的情形多有趣！她忽然問我：「姑娘，你為什麼這樣關心？」我說：「不，我問問而已。」

薩 華麗亞。（想用雄健的手擁抱她）

華 別這樣，薩芳奈奇，別插嘴，我要講給你聽。（啞場）我對她說：「他老是開玩笑叫我未婚妻。」但是我從那兒回來以後，你就停止這樣叫了。為什麼？這是鬧着玩的……

薩 因為是鬧着玩的，所以才停止了……你回來以後……（又想擁抱她）

華 別這樣。這是葛洛巴把你教會的嗎？

薩 這跟葛洛巴有什麼關係？

華 我知道。他對大家說：「我們生祇生一次。她是一個好姑娘……明天誰知道怎麼樣，也許會死。」我不要的祇是因為也許明天會死。我要……

薩 （把她放下，不過還繼續握着手，親熱地。）唔，你要什麼，我草

● 俄人叫名字和父名（參閱前註）算是尊敬和客氣的稱呼。

● 薩芳奈奇（Сафоныч）是薩芳諾夫的愛稱。

原裏的牽牛花？你要什麼？要我對你怎麼辦呢？

華 送送我，薩芳奈奇。說些臨別贈言。我今天有點怕。不，你別以為我有點……這不要緊嗎？

薩 不要緊。（啞場）你身邊帶着手槍嗎，要是碰到什麼？

華 沒有。我把「拿岡」●留下了，太重。

薩 （皺眉，用那雄健的手拿出一支小勃朗寧。）拿我的去吧。

華 （拿勃朗寧看着）這好。如果有什麼事，如果德國人，——那時候還是不要活的好。對嗎？

薩 對的。那時候我也還是不要活的好。這就是我現在要對你說的。其餘的將來再說。將來，當我們的軍隊來的時候，當你相信不是因為我們明天會死的時候。（啞場）唔，走吧。（向屋子走去）你把它放在那兒？

華 放在袋裏。

薩 最好你放在懷裏，放在胸口。靠得住一點。（兩人均下）

〔合上空一些時候。後來從下面，從懸崖的那一邊，一個頭向水出現。輕輕的口哨聲。應答的口哨聲。柯茲洛夫斯基上。〕

柯 您在這兒嗎？

無名男子（以下簡稱男） 在這兒。

柯 見他們的鬼去。找這種地方來尋開心。

男 您聽見他們說些什麼？

柯 沒有聽見。這我不要聽。我也知道。轉告羅森堡先生……

男 他給打死了。

柯 給打死了！誰派您來的。

男 魏納爾上尉。

柯 轉告魏納爾先生：第一，城裏有什麼轟炸的企圖在進行，或者諸如此類的事情，——這我暫時還不知道，不過是有陰謀在進行；第二，大概過一個鐘頭，您在這兒看見的那個女人將在南谷那邊渡河。姓安諾生柯，叫華蓮丁娜。

男 這跟轟炸的事有關嗎？

● 「拿岡」（Наган）是一種七響連發的手槍。

柯 當然有關。

男 她身上有文件嗎？

柯 當然沒有。不過要是盡力着手……

男 當然。不過這的確是在今天嗎？

柯 是的，過一個鐘頭。

男 那末我趕快去。

柯 當然。轉告上尉老爺：我想進行的關於舅舅的事……

男 什麼？

柯 轉告上尉老爺：我想進行的關於舅舅的事，——他是知道的，——暫時沒結果。防軍司令和他現在還互相勾結着。我再試試看。

男 完了嗎？

柯 完了。真的，我想問您：河口那邊聽到很近的砲聲……

男 俄羅斯人開始進攻，而且迫近了。唔，完了嗎？我趕快要去了。

柯 完了。

〔無名男子消失。靜默長久。聽到輕微的潑水聲。從上面什麼地方發來迫近的槍聲一下，接着又是一下。華新同一個紅軍戰鬥員上，沒有看到柯茲洛夫斯基。華新雙手握着馬槍。〕

新 太不留神。掉班的時候辦你！這兒有人游近岸邊，

紅軍戰鬥員 你不是放過槍了，少校同志。什麼也看不見。

新 看不見，那是因為發覺遲了。給我把哨兵長叫來！快！我等在這兒。
。（注視黑暗中）

〔柯茲洛夫斯基企圖不知不覺的走過去〕

新 站住！（舉起馬槍）

柯 （看見他走不過去）這是自己人。

新 誰是自己人？

柯 我，少校同志，——華西林柯。

新 （一面向他迫近地走去，一面繼續握着馬槍，以防萬一。）您在這兒幹什麼？

柯 少校同志……把馬槍放下吧，這是我。我立刻向您解釋……

新 （不理睬，繼續握着馬槍。）您在這兒幹什麼？

柯 我來查崗，——跟您正是一樣。

新 這不是您那一連。您在這兒幹什麼？

柯 我說，少校同志。我在查崗。唔，什麼，什麼不是我那一連。我們政治工作人員是應該到處留神的。

新 這與政治工作不相關。這不是您的那一連。請問，您在這兒幹什麼，我最後一次問您。

柯 (忽然下了決心) 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啞場) 薩沙● 舅舅！

新 別取鬧。外甥！

柯 是的，是外甥。

新 我沒有外甥華西林柯。

柯 是呀，但是您有外甥尼古拉·柯茲各夫斯基，柯里亞。

新 唔。

柯 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我現在對您解釋一切。

新 唔。我聽着。

柯 (希望地) 請您了解我，請您了解我。我祇願您好。您聽見嗎？

新 我已經對您說過，我聽着。

柯 您不大記得我了嗎？

新 是的，不大記得。

柯 但是您回想回想尼古拉亦夫，回想回想您在三聖街(Трёхсвятская Улица)媽媽那兒的情形。我那時十五歲。

新 您什麼，真是我的外甥嗎？

柯 (急忙地) 真的。真的。所以我現在才這樣對您說。我本來可以不說的。

新 您在這兒幹過什麼事？

柯 我……我清清爽爽跟您說了吧。您應該像前任的軍官，像舅舅，最後要像我母親的弟弟那樣的了解我。

新 唔？我聽着。

柯 我想救您。明天德國人將作最後一次的攻城。我們大家都死。您也

● 薩沙(Саша)是亞歷山大的愛稱。

死，要是……

新 要是什麼，請問？

柯 要是我不救您跟我自己，您爲什麼死呢？您跟他們既不投契，又不稱心。爲什麼呢？

新 您爲什麼冒着假姓上這兒來救我？

柯 不，我不扯謊。不光是爲了這一點。但也爲了這一點。是的，爲了這一點。我們不應該忘記自己的至親骨肉。我不忘記。我知道您在這兒。

新 您對我有什麼高見呢？

柯 救您自己呀。

新 請問怎麼救法？

柯 到早上游到那邊去，那邊一切都會準備好。一塊兒去——您跟我。他們一定好好兒的歡迎您，我可以向您保證。他們會明白您祇是不得已……我已經在那邊說起過您。

新 說起過？

柯 是的，說起過。我說我有一個舅舅，他不是我們的敵人，所以應該救他。

新 唔。那末您上這兒來幹什麼？

柯 從那邊游過來了一個人。我跟他說……我要同您在天明的時候渡河過去，這已經講定了。我反正總要從這兒來找您，所以我們在這兒碰面，那更好。

新 也許。

柯 您同意嗎？

新 我得想一想。

柯 同意吧。反正旁的出路沒有。您告發我，——唔，就把我槍斃。我也不怕死，要不然我也不渡河過來了。但是這有什麼好處呢？我死，——過了半天，您也死：我死在俄羅斯人手裏，您死在德國人手裏。您爲什麼要這樣做呢？他們給您做了些什麼好事情，您竟要糟塌您自己和我呢？要不是這一切，要不是革命，您早就享清福，受尊敬了，而且您也早已做了將軍了。但是這不要緊，問題並不在這

兒。問題是要現在救您自己。可不是嗎？您同意嗎？

新 那末您的確知道明天要進攻嗎？

柯 是的，是的。的確知道的。

新 好。我們到司令部去，上我那兒去好好的商量，怎麼樣做比較好。

柯 爲什麼？這有什麼商量？

新 怎麼，有什麼商量？您跟我說話像個孩子。要是幹這件事，就該幹得像樣。應該拿走參謀文件，地圖。要倒戈，就該倒戈得使人看重；這應該像大人一樣，像軍官一樣的做，而不要像孩子一樣。難道您不懂得嗎？

柯 是的，您說的對，不過……

新 不過你怕我在那邊告發您嗎。我在這兒也可以這樣做，也不用拖你上那兒去。別呆了。等哨兵長來了，我們走吧。而且要快一點，說做就做，我們沒功夫浪費時間。還有，您是所謂偵察員，那末您可知道，今天過半個鐘頭，安諾生柯要在南谷那邊渡河嗎？您把這件事報告了您的間諜嗎？大概沒料到吧？

柯 不，我料到的，我已報告了。您把我想得太壞了。

新 唔，對不起，要是這樣，那末很好。

〔哨兵長及紅軍戰鬥員上〕

新 軍曹同志，把哨兵更換。這裏顯然有人游近岸邊。我聽見潑水聲，可是他什麼也沒聽見。馬上就把他更換，把他抓起來。

哨兵長 是，少校同志。

新 我在您哨崗上拿的馬槍，您把它拿去。〔對柯茲洛夫斯基〕唔，快一點。〔看錶〕到天亮還有三個鐘頭，走吧！〔兩人均隱沒〕

〔第五景完〕

〔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六景

〔薩芳諾夫的司令部。夜。桌旁，顯然在晚餐之後，坐着葛洛巴，巴寧，華西里葉夫中尉。舒拉在收拾桌子。葛洛巴輕輕哼着什麼。默然。中尉從軍裝的口袋內摸出一張照片，對它凝視着。〕

葛 你這是什麼？

中尉 (以下簡稱尉) 是姑娘。

葛 唔，拿來看。

〔大家默不作聲的輪流看相片〕

葛 很漂亮。(遞給中尉)

尉 半年不見了。大概她已經忘記了吧。

葛 拿來！(又看了一次。遞還相片。)不，不會忘記的。

尉 不會忘記的？

葛 事實如此。很好的一個姑娘。她使我個人完全相信。不會忘記的。你真可不必擔心。

尉 (看着照片。對巴寧。)您有嗎，政治指導員同志？

巴 我嗎？不曉得在什麼地方。

尉 拿來看看。

巴 在很遠的什麼地方。

尉 拿來看看。

巴 (在口袋裏摸了一陣，拿出一張照片。)全皺了。

尉 (看着)啊，瞧！……(反轉來)對不起，這裏有字呢……我偶然……

巴 不要緊，這裏並沒寫什麼特別的東西。

尉 這樣的眼睛！這姑娘——在等着！這姑娘一定在等着。……

薩 (震抖着身子進來) 下雨了。(啞場) 什麼，想起家來了嗎？你的家現在很遠，是嗎，作家？

巴 很遠。

薩 葛洛巴，你的照片在那裏，我沒看見？

舒 照他的脾氣，他可得要帶一大本照相簿呢。

葛 這就不對了，蘇洛奇加。不錯，我是單身漢，但是要帶一大本照相簿，——這可是不會的。如果要帶，那末也得要帶一張看了能心跳的才行，——譬如說，要是您的照片。不過您是不會送給我的吧？

舒 不，不送。

葛 唔，瞧。不過上尉也沒有照片。可是她可以在旁邊坐着，但他老是派她出去離開自己。

薩 你別扯這一套。你知道沒有旁人可派……

葛 那末我呢。

薩 你的時間就會來的。我把你留在緊急的時候。

葛 這是什麼緊急的時候？

薩 緊急的時候？要是她失掉了，那就要你去了。

〔默然〕

薩 現在再等兩天——就好了。(對巴寧) 你特務部長也要放下自己的事，重新再做作家了。

巴 噯，報館裏大概以為他們的特派記者失蹤了……我們會合以後，我要寫一篇文章「我的德國人」：描寫我怎樣親手打死第一個德國人，就是用這一雙在戰前用來握鉛筆的手。

〔華新急急地上，後面跟着柯茲洛夫斯基。〕

新 上尉同志，安諾生柯渡過河了嗎？

薩 (看錶) 我在場的時候還沒有，不過現在大概已經渡過去了……什麼事？

新 在什麼地方，在南谷嗎？

薩 是的，什麼事？

新 中尉同志，接第二連！快一點！

〔在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站在華新旁邊的柯茲洛夫斯基抽出手槍

，但是華新，顯然暗中注意着他，轉過身去，行動輕捷地抓住他的手，把他扭轉去。手槍掉下。]

新 要手拿武器，先要會得使用它。

薩 這是什麼意思？

新 巴寧同志，快叫幾個紅軍戰鬥員來把他帶走。

巴 （打開外面的門）值班的！（一個紅軍戰鬥員上）交給我嗎！？

新 不，暫時就在這兒監視他。

巴 （打開通鄰室的門）走吧。（柯茲洛夫斯基不動）唔！（柯茲洛夫斯基，巴寧及紅軍戰鬥員均下。）

薩 發生了什麼事，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

新 等一等。（對中尉）接好了嗎？

薩 是。接好了。

新 （打電話）阻止安諾生柯，要是她還沒渡河的話。我問：渡河了沒有？（啞場）我知道在電話裏什麼可以講，什麼不可以講。渡河了沒有？懂。是。渡河了。遲了。

薩 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可以說說明白嗎？

新 是，馬上就說明白。（用頭向帶入柯茲洛夫斯基的房間的門指指）

我這一個外甥會說明白。我們走吧。（同入那房間）

舒 伊範·伊範奈奇！

葛 唔？

舒 怎麼說？難道華麗奇加要送命了嗎？啊？

葛 別說了。

舒 難道要送命了嗎？

葛 別說了。

舒 難道她要喪命了，您現在還不可惜嗎？

葛 （拳擊桌子）別說這事了。這是不會的！

薩 （在門口出現）葛洛巴！

葛 是？

薩 葛洛巴，去穿便裝，快一些。這你放在那兒？

葛 在醫院裏。

薩 快去吧。(關門)

葛 我的緊急的時候來了，蘇洛奇加。(走近門，回過身來。)你那裏大概有一個奧台柯龍的瓶子，你給我裏邊裝些伏特加，好在渡河的時候，暖暖身子。(下)

舒 (獨個兒)(走到那放着她的打字機的桌子，在各抽屜裏翻，拿出一個香水瓶，沉鬱地看着它。)華麗奇加的。剩下不多了……反正現在……

〔薩芳諾夫，華新上，後面在巴寧和紅軍戰鬥員之間跟着柯茲洛夫斯基，不繫腰帶，鈕孔扯破。〕

薩 葛洛巴走了嗎？

舒 走了。

薩 很好。(對華新)唔，怎麼。應該做一個結束。我以為那清楚了。新 我沒看見他十四年，他竟大變了。不過當然還能認得出……如果仔細一看的話。這我可以負責。

薩 負什麼責，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你想，爲了這樣一個下流的東西而煩惱。唔，他是你的外甥，隨他媽去吧。我們把他槍斃，——那末你就沒有外甥了。巴寧同志！你去做一個報告。不過做得別太久。他沒理由活到天亮，讓他活到天亮是多餘的。懂嗎？

巴 懂。

〔柯茲洛夫斯基萎縮地站在牆旁。〕

紅軍戰鬥員 走吧！

柯 (在華新身邊走過)我就死，可是您這可惡的傢伙！……您……您不是我的舅舅……您……

薩 當然，他不是你的舅舅。誰要做這種下流坯的舅舅。

〔巴寧，紅軍戰鬥員及柯茲洛夫斯基均下。〕

新 我要呈一份報告，上尉同志，並且請求追究這件事，從我這方面……

薩 算了吧你這報告，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我們沒空跟你寫報告，我們明天還要打仗呢。(低頭於桌上，默然。)

新 您怎麼了，伊範·尼基吉奇？

〔薩芳諾夫默然。〕

新 您怎麼了，伊範·尼基吉奇？

薩 (模糊地) 關於橋的事她是不會對他們說的，這我們來修正。我們派葛洛巴去。她不會說的……不過要是……反正是不會說的。你懂嗎，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這是什麼意思——不會說的？

值班者 (開門) 軍部裏有人來看您，上尉同志。

薩 軍部裏？軍部裏誰？

笱夫里洛夫(以下簡稱笱) 笱夫里洛夫上尉，第四十三軍司令部來的。

薩 (起來迎他) 您好。薩芳諾夫，上尉。坐飛機來的嗎？

笱 是的。凍壞了。

薩 來，舒拉，快一點！看茶。

〔舒拉在他耳邊輕輕的說了些什麼話〕

薩 唔，有什麼辦法。反正一樣，就拿明天的吧。這說的是水，——說是，水沒有了。不要緊。會有的。請坐，誰派您來的？

笱 盧珂寧少將。

薩 唔，那邊怎麼樣？

笱 近來了。

薩 啊呀你！那末過一兩天。就要到這兒了嗎？

笱 差不多。現在我授命令給您。

薩 很好。我好久沒有得到命令了。我的頭給獨立作戰攪得疲倦了。

〔笱夫里洛夫轉交命令給他〕

薩 (撕開包) 可是我們倒給你們準備了一個意外。(輕聲) 今天天亮我們要炸橋，讓河口對面德國人所有的一切都在那邊留下。

笱 橋？

薩 嗯！(讀命令) 喔，喔……啊……是這麼回事。唔，祇好把橋……祇好把橋放下了，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

新 放下？

薩 噯，放下。(吹一下口哨，把命令交給他。) 華西里葉夫。

尉 是！

薩 打電話給那些在職的指揮員。你說我召集。(對笱夫里洛夫) 他們很快的。我們剩下一塊不大的地了，半小時中可以把全體召集起來

。讀過了嗎，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

新 讀過了。

薩 (輕聲) 看來，我們跟你，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祇好丟開這
個念頭——保全性命了，啊？

新 是的。

筋 將軍還有一封私信給您。

薩 唔，給我看。(拿字條，輕聲念。) 啊哈，你！「我親愛的前任駕
駛員，現任上尉！——是呀。——回想回想哈爾興·霍爾。」唔，
就回想回想吧。唔，還有種種話。因為是將軍——所以高興，但是
因為是老朋友——那要加倍高興。唔，好吧，回想回想哈爾興·霍
爾，回想回想吧，將軍同志。大概沒有人會責備我們的。我們活下
去——不會受責備，死掉——也不會受責備。

〔巴寧上〕

薩 唔，怎麼，好了嗎？

巴 好了。不過關於報告的事……

薩 不要了，這現在是過去的事了，這種詳細節目我覺得現在是多餘的
了。巴寧，我得到了命令。軍隊在向河口迫近中。德國人現在被迫
到了水邊。我們曾經想炸毀他們後方的橋，但是現在這念頭是不對
的。這位上尉同志帶來命令，叫放棄城市，集中一切力量佔領橋，
甚至於兩個鐘頭也好。等我們的軍隊到來。好讓他們能夠沿着這條
橋再往下走。明白嗎？

巴 明白。

薩 明白，但是很吃力。我們勢必要跟你，巴寧，同大家說一說。因為
炸橋——這跟佔領橋一比，那是件極小的事。因為人都疲倦了，他
們已經希望他們現在再熬等兩天，等我們的軍隊一到——就好了。
可是他們現在還要奪取橋，為這條橋丟自己的命。這是應該對大家
說一說的。懂嗎，巴寧？

巴 要解釋明白的。

薩 (對筋夫里洛夫) 這鬍鬚一個人打仗打了半年，後來他過一天有得
給假了，可是在給假之前兩個鐘頭的時候，對他說：再去進攻。對

於他這進攻是最最吃力的。我們是能做到的，但是很吃力的。橋——這我來幹。你，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爲了要好好兒的打他們，你把第二連所剩下的全帶了去在北谷裝着要突進的樣子。不過這種樣子，亞歷山大·華西里葉維奇，要做得像；要使他們忘記橋，完全忘記，要使他們全神灌注在你的身上。

新 就是說，佯攻？

薩 是的，佯攻。不過你得忘記這個字。大家要認真的幹：知道沒有希望而去拚死，這並不是每一個人受得了的。這旁人受不了，你是受得了的。巴寧跟你去做政治委員。

巴 我不過怕他們不會上鉤。

薩 會的，我想起來是會的。

〔葛洛巴穿便裝上〕

薩 這葛洛巴會幫忙使他們上鉤的。到這裏來，葛洛巴！

〔葛洛巴站在他面前〕

薩 事情是這樣。你上那一邊去，找華西里，轉告他說炸橋的事攔一攔。明白嗎？

葛 明白。

薩 你幹好了這件事……

葛 就回來嗎？

薩 不，你幹好了這件事，回頭……上德國司令部去。

葛 唔。

薩 見了德國司令或者那邊司令部裏的什麼人，你對他說你是從前的富農，剝奪了公民權的被壓迫的人，——總之，你找些話說。懂嗎？

葛 懂的。

薩 隨便說什麼，不過要使他們相信我們的要害全在你手裏。懂嗎？

葛 懂。

薩 唔。而且你再對他們說，你是從我們這些可惡的布爾雪維克那裏逃上這兒來的，並且說你有情報，說因爲部隊的迫近，我們想夜裏在北谷沿河口從城裏突圍出去。明白嗎？你並且說出在幾點鐘。明天八點鐘。

葛 明白了。

薩 唔，他們當然會把你當反間看待的，但是你要堅持自己的話。他們會把你禁錮起來，但是你要堅持自己的話。那末他們就會相信了。這樣他們就會把你當作人質扣留：假如結果並不如此，就把你槍斃。

葛 唔，那末結果怎麼樣：是不是如此呢？

薩 並不如此。並不如此，伊範·伊範諾維奇，結果並不如此，我親愛的。但是旁的出路我沒有。我這兒有命令。你讀它是多餘的，不過注意：許多人的重大的命運全在你身上。

葛 唔，好吧。（啞場）就要去死，歌可以唱嗎？

薩 可以，親愛的，可以。

葛 唔，要是可以，那就好。（輕聲）要是我在那邊碰見她，我們被關在一塊兒的話，——要轉告些什麼話嗎？

薩 轉告些什麼話呢？你看看她的臉：如果你看她不行，那就別說：要是你看行，那你就說：薩芳諾夫託我轉言，他愛你。

葛 好。

薩 唔，好吧……

葛 據說，舊時的習慣：動身之前坐一會兒是會交運的。來坐坐吧。
〔大家坐下〕

葛 舒拉！

舒 噯？

葛 唔，給我半小杯酒上路吧。

〔舒拉給他倒伏特加〕

葛 （一飲而盡，對笛夫里洛夫。）看什麼，上尉同志？這又不是爲了壯膽，這是爲了暖暖身子而喝的。這是壯不了膽的。能壯我膽的是歌。（同大家握手。走近門，轉過身去，忽然唱起來：「夜鶯呀，小夜鶯。」帶着歌聲隱沒於門裏。）

〔默然〕

薩 你聽見了沒有，作家？你聽見了沒有，俄羅斯人是怎樣赴死的？

〔第六景完〕

第七景

〔第七景的佈景。哈里通諾夫的家。主人沒有。餐室變成了哨兵所。滿目荒涼。破毀的家具，撕破的帷簾，牆上遺下的照片。窗外面用狹的木板交叉釘成十字。裏面幾扇門中有一扇鋪着鐵，閉着門門。外側的門的上層是玻璃的，望出去時常可以看見步哨的兜帽和刺刀。舞台上桌子旁是頭上繫着綳帶的魏納爾和書記官克勞才。〕

魏 您這傻瓜，克勞才，抓住了這姑娘，應該先審問她，（以頭指指釘着鐵的門）然後再跟其餘的人關在一起。

克勞才（以下簡稱克） 報告上尉，所以把她跟其餘的人關在一起，那是因爲您不在的緣故。

魏 不管我在不在，總不能把她跟他們關在一起。現在她祇說他們講好的話。現在她咬定說她是被差來看這老太婆的。所以會如此，這祇因爲您這傻瓜。這您明白嗎？

克 （站起來）是，上尉老爺。

魏 把她帶進來。

〔一個兵士把華麗亞帶進來。她帶着一種蹂躪不堪的形容。兩手無力地垂在身邊。〕

魏 我聽說您重重的挨了打？

華 噯。

魏 明天你還要像今天這樣的重重挨打，要是您今天說的話跟昨天一樣的話。不過如果您說出一些什麼新的東西，那末您就不再挨打，把您槍斃就算了。您聽見嗎，甚至不把你吊死，而祇是槍斃。我以軍人的人格向您保證。

〔華麗亞默然〕

魏 您爲什麼渡河？

華 我已經說過。我渡河上這裏來，（說話的腔調死一樣的乏力，顯然是背誦的句子。）爲了安慰我們一個指揮員的母親，說他們大家快要得救了。她在這兒，她會告訴您我說的是實話。

魏 因為我的書記官是一個呆子，你們講好了以後，她自然會這樣說的。
那末您為什麼身上帶着勃朗寧？爲了轉交兒子的禮物嗎？

華 不。勃朗寧……我帶它是爲了好自殺，要是……

魏 我們這兒是不讓女人自殺的。我們要使她們避免這種勞作。這您注意。

華 （還是用那種死一樣乏力的腔調）我已經說過：我是上我們一個指揮員的母親這兒來的……

魏 （用拳擊桌子）這我聽見過了！克勞才！

克 是。

魏 帶那老太婆來。

〔克勞才把瑪爾法·彼得洛芙娜帶上。她的白髮蓬亂，手也是一動不動的垂着，像華麗亞一樣。〕

魏 （對瑪爾法·彼得洛芙娜）爲什麼這女人（以頭指華麗亞）到您這裏來？要是我們沒有把她扣住，是會上您這裏來的吧？

克 她到您這裏來過幾次？

〔瑪爾法·彼得洛芙娜默然。〕

魏 現在是七點缺兩分。要是到七點鐘你不回答我，你就要給吊死。完了。（倚在椅子靠背上，作出等待的姿勢。）

瑪 我回答您，軍爺。如果已經祇剩了兩分鐘的話，那末我就回答您。
唔？

瑪 我聽說你們是許特丁（Штеттин）城人，軍爺。
唔？

瑪 我要無形無踪的飛到你們許特丁城，把你們的母親抓住了衣襟帶到這兒天空中，從上面指給她們看看她們兒子們幹的好事。並且對她們說：「瞧，你們這些母狗，你們養了什麼東西！你們生了怎麼樣的怪物！你們生了怎麼樣的壞蛋！」要是這樣以後，她們還不詛咒自己的兒子，那我就把她們和你們，和她們的兒子一塊兒打死！

魏 住嘴！

瑪 我就住嘴！我全給你說了。兩分鐘已過。吊吧。

魏 （看錶）還有十秒鐘。我等。

瑪 我對你沒話可說了。

〔啞場〕

魏 (看錶) 唔？(啞場)帶出去吊死。

〔克勞才把瑪爾法·彼得洛芙娜帶走。她在門口默然轉身對華麗亞低低的欠身。在門外把她交給了兵士以後，克勞才回來。啞場。〕

魏 (又看了次錶) 唔，現在把她吊死。噯，噯，過一分鐘。祇因為她現在反正要給吊死了，所以我准她說了剛才說的話。您說嗎？

華 我已經對您說過，我是被一個指揮員派上這兒來說……

魏 您到這裏來找什麼人？

華 我已經說過了。

魏 好。那末，您帶了勃朗寧是預備在發生這種事的時候……我自己個人，老實說，是不贊成這種事的，不過這克勞才，他是愛好的。您換班的時候，克勞才，您可以把她帶到您自己家去軟禁起來。明白嗎？

克 明白的，上尉老爺。

魏 他在十點鐘換班，要是您，當然，在這以前不重新想一想的話。

兵士 (上) 上尉同志，來了一個投降的人。可以讓他進來嗎？

魏 讓他來吧。

〔葛洛巴上〕

魏 那兒來的？

葛 我，上尉老爺，是自個兒從那兒跑來投降的。

魏 您是誰？

葛 我是軍隊護士。葛洛巴是我的姓。

魏 請坐。

葛 多謝，軍爺。

魏 爲什麼投降？

葛 爲什麼不，軍爺，自願性命要緊。所有的俄羅斯人，誰願意爲這些布爾雪維克送命。

魏 唔，說您要說的話吧。大概有什麼話要說吧？

葛 當然，上尉老爺。我夢見離開那裏，他們奪去了我的一切東西。自

已苦了五年，可是現在爲了他們還要送命。我有重要的消息，不過這個。（回顧華麗亞）

〔華麗亞不聲不響的，憎惡地看他。〕

魏 沒關係。她反正今天要……可以當着她說。

葛 有捲煙嗎，軍爺。

魏 克勞才，給他些捲煙。

葛 （點煙抽）多謝，多謝！（輕聲地，屈身挨過桌子。）軍爺，他們水完全一點也沒有了。彈藥也沒有了。他們決定，強壯的人，特別是司令部裏的人，今天夜裏在北谷沿河口突擊。他們想夜裏在那兒進攻。他們以爲德國人是料不到的，——對不起，就是說，你們這是料不到的……所以就想這樣。

魏 這是真的嗎？

葛 完全是真的，軍爺。我一知道這事，立刻就決心投降，因爲我想，如果真是如此，那末也許你們會把我打死，但是如果我把這消息帶來，那末你們馬上就會看到我是個忠心的人。

魏 這在什麼時候呢？

葛 快了，在八點鐘。

魏 （沉思，從軍閘袋裏抽出一張地圖。）到這兒來。是這裏嗎？

葛 （注視）是的，正是這裏。

魏 您怎麼能證明呢？

葛 大概過半個鐘頭開始。您自己瞧吧。

魏 您知道，俄羅斯人迫近河口了嗎？聽見嗎？

〔砲聲〕

葛 聽見的，軍爺。不過這樣。我的家在維尼查（Винница）。老婆一切都在那兒。我祇能經過你們到那裏去。一切全是真的，您不必懷疑。我在您這兒，上尉老爺。您，如果不對，把我一下二下就完了。這我是完全明白的。

魏 是的，這您是應該明白的，很明白的。克勞才，把他們帶下。

〔克勞才把華麗亞和葛洛巴帶入那鐵門的房間，回來。〕

魏 現在給我接司令部。

〔克勞才接電話〕

克 接好了，上尉老爺！

魏 (打電話) 少校老爺，從那兒——從那半個城裏來了一個投降的人，他說，少校老爺，他們沒有水，沒有彈藥，說他們和自己的部隊斷了，不知道實際的情形。他說的是正確的情報。今天八點鐘他們將試圖從北谷那邊城裏，沿着河口突擊。他報告說，這要在八點鐘開始。是。是。我以為把橋那兒的第四連調到那邊去。是。唔，怎麼，橋上留下兩排，還有……他們是永遠不會決心從城裏出來上橋的……是，當然，要檢點。是。遵命。(放下聽筒，站起來。) 克勞才！今天您給他們吃些東西。明白嗎？

克 明白。

魏 您把他們帶上這兒來，給他們每人一塊，當這一個謝米諾夫走近的時候，您暗中把這一個字條和麵包一同給他。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他懂得的。

克 祇要簡簡單單把他一個人叫來好了，上尉老爺？

魏 這太簡單了。這對我們簡單，對他們也簡單。我們過一個鐘頭問他，(啞場) 噯，給了他們麵包，把他們留在這兒等我來。他們在這兒就會攪舌頭。而您自己呢，您自己出去從這門裏看着。

克 好，上尉老爺。

〔魏納爾下〕

克 (打開鐵門) 喂，你們！上這兒來。

〔謝米諾夫，葛洛巴和華麗亞上。〕

克 (拿了一個放着幾片麵包的盆子) 拿麵包。司令老爺命令給你們麵包。(對華麗亞) 您拿嗎？

〔華麗亞默然〕

克 (把一片麵包丟在她的腳跟前。對葛洛巴。) 您呢？

〔葛洛巴走近前去拿麵包。克勞才走近謝米諾夫，把麵包放在他的雙手裏。葛洛巴注意地看着他。克勞才下。〕

華 (輕聲) 唔，伊範·伊範奈奇，您告訴我這不是真的，這全是您憑空想出來的。您告訴我，我們這兒都是自己人，啊？

葛 (大聲) 你算了吧。我在那邊委曲得夠了。我現在要爲一切報復。爲你們的卑鄙。爲我那被毀的家。爲我坐過的牢，爲一切。

華 您這匪棍！要是我早知道！我就把您打死！伊範·尼基吉奇也會把您打死！

葛 唔，這如果要是假定的話……可是現在手太短。

華 (對謝米諾夫) 同志，您聽他說。他剛才來出賣了一切人，講出了我們的部隊怎樣的要從城裏出來，而且還說出了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他們都將爲了他而死。要是我有什麼辦法的話。(走近葛洛巴，艱難地舉起手。) 瞧！(打他。葛洛巴用力撥開她。她搖幌了一下，坐在牆旁的椅子上。)

〔沉默好久〕

葛 (看見謝米諾夫轉過身去，他就走近華麗亞，輕輕的推她) 華麗亞！

華 (高聲) 什麼？

〔謝米諾夫聽了她的聲音回轉身來〕

葛 (改變腔調) 我要對您說，小姐。您不很！我不愛人家用手碰我。我，當然原諒您婦道人家第一次。不過在那邊，您得注意，用手碰您是可以的。

華 怎麼我從前會沒料到？您一向是講我所討厭的這種話的。您是這樣的人。可是我沒料到。

謝 (迅速地走近她) 你別惱怒了！(以頭指葛洛巴) 這是我們自己的同志，這他做作這樣。爲了小心。(對葛洛巴。生氣地。) 你搞什麼鬼？我們是什麼，是德國人嗎？我們大家結果都一樣。怎麼，現在到了臨死之前大家還要互相猜忌嗎？你瞧，把她弄成了怎麼樣子。是帶了任務來投降的嗎？我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葛 你知道是什麼事嗎？您們還想爲你們帶了任務奔走嗎？我想活命。懂嗎？這就是我全部的任務。你們蘇維埃政權沒給我什麼東西，可以使我爲了它而去死。

華 (對謝米諾夫) 他們把我兩手都扭傷了。唔，看在上帝份上，您打他吧，使他覺得他壞到怎樣。

〔謝米諾夫走近葛洛巴，揮起手來。〕

葛 (扭住他的手) 唔，唔，靜些，要不然我馬上敲門，告訴德國人，說你在掀動游擊戰。我，你知道，給他們帶來了怎麼樣的情報？他們會爲我折斷你的腿的。(啞場。注意地看着哈里通諾夫留下的有擺的辦木製的木鐘。鐘上八點正。) 怎麼，鐘準嗎？

〔大家默然〕

葛 鐘，我說，準嗎？

謝 你要鐘幹嗎？(關心地) 幹嗎你要知道幾點鐘？

葛 我問，鐘準嗎？我對你沒旁的問題，所以你住嘴。(靜聽)

〔寂靜中傳來第一陣遙遠的射擊聲。光滅。〕

〔第七景完〕

第八景

〔第五景的佈景。河口岸邊。鄰近戰事的噪雜駭人的音樂。兩個紅軍戰鬥員扶着華新登台。使他就坐。〕

紅軍戰鬥員甲 唔，怎麼了，少校同志？

新 不要緊。

紅軍戰鬥員乙 (撕下襯衫衣袖，包紮華新的胸口。) 啊呀，淌得這樣。少校同志，現在我紮得緊一點：那末會好些。

新 隨便叫一個指揮員來見我。

紅軍戰鬥員甲 是，少校同志。(下)

新 第七次受傷，大概是最後一次了吧。

〔巴寧上〕

新 誰？

巴 巴寧。

新 第七次受傷，大概是最後一次了吧。那邊怎麼樣，巴寧同志？

巴 德國人，看樣子，在等。他們人很多。準備迎戰。

新 這很好。迎戰得好。迎戰得好……(啞場) 土尉那邊沒人來嗎？

巴 還沒有。有什麼命令嗎，少校同志？

新 我看，給我們的命令還是沒變更：進攻。現在第三排上去，您去領

導它。

巴 是。

新 代我接收部隊。

巴 是。

新 好像，聽見橋那邊有什麼聲音……是嗎？

紅軍戰鬥員 是的。聽見的，少校同志。

新 我已經聽不清楚。打得很厲害吧？

紅軍戰鬥員 很厲害，少校同志。

新 那很好。

〔中尉奔上〕

尉 少校在那兒？

新 我在這兒。從那兒來的？

尉 薩芳諾夫同志託我轉告，我們的軍隊已經在橋旁邊了。已經發生戰事。您可以走了。

新 好！（忽然高聲）在一生中最後一次，我要說：頌揚俄羅斯武器！你們聽見沒有：頌揚俄羅斯武器！（對巴寧）命令開始撤退！（對中尉）轉告上尉，轉告上尉，說……（倒在紅軍戰鬥員的手上）

〔巴寧對他低首，然後挺直身子，脫下軍帽。〕

巴 轉告上尉，說華新少校英勇地戰死，他完成了一切力能所做到的事，甚至比力能做到更多的事。並且轉告說，連隊由特務部長巴寧指揮。你可以去了。

〔第八景完〕

第九景

〔第七景的佈景。光重亮，鐘上十點鐘。葛洛巴仍舊在室中躑躅。華麗亞半躺在椅子上。謝米諾夫從自己所在的角裏注意地看着兩人。傳來迫近的砲聲。〕

葛 （傾聽）十點鐘……唔，十點鐘——好時候。適當的時候。

謝 爲什麼？

葛 爲一切。看誰需要。主人把我們全忘記了。看來。他們沒功夫管吧，啊？

謝 (陰鬱地) 不知道。

葛 不知道嗎？可是我却以爲您是知道的。
〔牆外傳來完全迫近的射擊聲和機關槍聲〕

謝 (驚慌地) 街上在放槍了，啊？已經在街上了！

葛 你怕什麼？這大概是你們的軍隊在放槍。大概進城了！我應該要怕。你怕什麼？

華 難道來了嗎？(對謝米諾夫) 我們的軍隊來了嗎，啊？

謝 唔，你……(傾聽)

葛 (走近他) 你怎麼？你怎麼，你不歡喜嗎？

謝 閉嘴。(傾聽)

葛 唔，你轉過身來！
〔謝米諾夫轉過身來〕

葛 讓我看你從前是什麼人？噯。唔，現在你將是什麼人？(擊他的耳朵) 這是爲了對稱。(又打耳朵，第三下擊倒在地。) 現在躺着吧，你不用在地上走。躺躺慣吧。槍斃——是要躺着的。

華 您幹什麼？

葛 華麗奇加，我要打這壞蛋的狗頭。我們的軍隊衝進城了。現在我的叛變結束。德國人逃走了。現在要來把我們槍斃了。那是一定的，他們習慣如此。我不願意在臨死之前，你把我誤會做壞人。就是這意志。

華 (向他撲去，擁抱他。) 伊範·伊範諾維奇，親愛的！伊範·伊範諾維奇！

葛 唔，怎樣？

〔華麗亞不響不響的偎倚着他。〕

葛 唔，那邊怎麼樣了？爲什麼哭了？剛才對我叫罵，——却沒哭。現在倒哭了嗎？你是很兇的姑娘。我以爲，你把我眼睛都要挖出來。

華 我受了多少苦。您知道我受了多少苦。

葛 我來瞧瞧你看。沒什麼，華麗奇加，沒什麼。對不起。我現在還是

要和你一同唱「夜鶯呀，小夜鶯」。不過你，小鴿兒，注意，現在要來槍斃了，這是一定的。

華 讓它去，這讓它去。我現在反正……不過我們的，我們的軍隊會進來嗎？

葛 會進來的！怎麼不！我們的軍隊一定會進來，所以要把我們槍斃。這是確確實實的。

〔謝米諾夫想到門口去〕

葛 （又把他打倒在地上）唔，往那兒去？你是和我們坐在一起的，你再坐坐。德國人是命令你和我們坐在一起的。唔，就坐着。（對華麗亞）你怎麼？眼淚揩去。唔，哭什麼。對我出眼淚還可以，但是對他們那些壞東西就不必了。讓我來看看你的眼睛。（看）

華 什麼？

葛 伊範·尼基吉奇命令我：看看你的眼睛說一句話，要是我們在一塊兒死的話。

華 什麼話？

葛 叫我說，他愛你。就是這一句話。沒旁的話。

華 真的嗎？

葛 怎麼不，難道我臨死還對你說謊嗎？

〔完全迫近的射擊聲。門嘩啦一聲打開，克勞才和一個握自動槍的兵一同奔入。〕

克 大家到牢房裏去。

葛 （擁住華麗亞的兩肩）走吧！（入牢房）

克 快一點！（對謝米諾夫）你！

謝 （向他衝去）克勞才老爺……我是你們的。你是知道的。有意把我送到這兒來的……

克 （用靴踢開他）到牢房裏去！

謝 等一等！我要告訴您一件很重要的事。

克 唔，快一點！

謝 這個人，他是他們的。他全扯謊。

克 現在這對於我們反正都是一樣。到牢房裏去。

謝 (拖住他的手) 克勞才老爺，請叫上尉老爺來，我自己去叫他！(衝到外側的門。當他到門檻的時候，克勞才放槍打他的背。門外傳來一陣身子倒下的聲音。)

克 (對兵士) 唔！

〔兵士走近牢房門口，向牢房裏放了一排自動槍。裏面傳出葛洛巴的聲音，他唱道：「夜鶯呀，小夜鶯，金絲雀啾啾哀啼……噯，一，噯，二！……」〕

克 唔！

〔兵士放第二排槍。短促的沉寂。窗外迫近的辟辟拍拍的射擊聲。克勞才和兵士奔下。又是一陣射擊聲，接着沉寂好久。牢房門口出現華麗亞。她摸摸自己的肩，摸摸自己的手。一隻手不動。看樣子，她肩部和胸部受了傷。倚在牆上。〕

華 (向後對着牢房) 伊範·伊範諾維奇，伊範·伊範諾維奇。

〔寂靜〕

華 伊範·伊範諾維奇，伊範·伊範諾維奇，您還活着嗎？(默然) 伊範·伊範諾維奇，親愛的，這是怎麼的？瞧，我活着。(默然) 難道我一個人活着嗎？(默然。倒在牆旁的一張安樂椅上。)

〔傳來一陣槍聲和腳步聲。紅軍戰鬥員和笈夫里洛夫奔入室中。〕

笈 (在門口站住) 同志們！

〔默然。他察視。〕

笈 同志們，有誰活着嗎？

華 我。

笈 (走近她) 怎麼？他們剛才開槍打了您嗎？

華 是的。是的。用什麼東西來包紮一下……不不。您先去看看，或許，他還活在那裏……他用自己的身體遮住了我，當他們……但是，也許，他還活着，啊？

〔笈夫里洛夫到那牢房裏去，回出來，搖搖頭。〕

笈 我有藥品包。我馬上給您。

華 給我。我們的軍隊全進來了嗎？

笈 全進來了。

華 他沒什麼嗎？

箝 誰？

華 薩芳諾夫？

箝 沒什麼。他是這樣一個不怕死的漢子。喏，綑帶。

〔華麗亞試圖用壯健的手包紮自己，但是不能。薩芳諾夫由中尉和一個紅軍戰鬥員護送着走入室中。〕

薩 唔，這是他們的司令部。他們這裏附近什麼地方監禁着被捕的人。
（看見發生的情景）華麗亞！

華 噯……

薩 （對紅軍戰鬥員中的一個）隨便找那一個人來：醫生或是舒拉。快些。
（向華麗亞撲去）怎麼了？你怎麼不開口？

箝 大概失了知覺。剛才說過話的。

薩 （抓住她的手）真的嗎？會好嗎？她會活嗎，啊，箝夫里洛夫？

箝 會活的。她會活的。（以頭指指牢房的門）那邊……

薩 （跳起來，到牢房裏去，脫頭回來。）葛洛巴……葛洛巴死了……
是一個好人。你不大熟悉他。（用袖拭淚）我損失很多，箝夫里洛夫。
差不多沒力量支持這一切了。但是必須支持。

〔舒拉上〕

舒 喔，華麗奇加！我的天……

薩 別啼叫了。醫生沒有，好好兒的包紮吧。（走近桌子，倒一杯水，
回到華麗亞身邊。）給她些水……（走開）唉，葛洛巴死了，啊？
〔門口盧珂寧帶着副官出現〕

薩 （轉過身去）少將同志……

盧 不必了，不用報告了。你能報告的，我都知道了，你好！（擁抱他）
你好，薩芳諾夫。從不同的方向來到一處地方聚會。這種會合多
幸運。（放開薩芳諾夫）啊，兄弟，你老了。你成了這樣了！

薩 什麼？

盧 兄弟，快趕上我了。（忽然脫下頭上的軍帽。他的頭全白了。）看
見嗎？快趕上了。唔，因為你也佔領了城，暫時祇好要你在在這兒
做防軍司令。不過這不長久，我們還要前進。現在已經一定的了。

薩 一定的了。

盧 一定的了。你是知道我的，——說得到，做得到。（微微一笑）甚至說了多餘的話，回頭也會把它做到。（對副官）唔，把地圖拿來放在桌子上。爲什麼站着？坐呀。

薩 我難受，少將同志。

盧 唔？

薩 人死了很多。都是好人。

盧 唔，有什麼辦法。許多人沒有了。你有什麼辦法。薩伏斯佳諾夫（Савостьянов）你記得嗎，在哈爾興·霍爾的？

薩 記得。

盧 最近死了。

薩 那末顧里亞雪里（Гулиашвили）呢？

盧 還活着。他受了兩次傷，又在打仗了。就在這兒附近。（對副官）德國人在這兒吊死的同志們的姓名，探聽明白了嗎。

副官 探聽明白了。

盧 明天舉葬。我們向犧牲的同志說最後告別的話……（啞場）那末姓名呢？

副官 （念）安東諾夫·伊範·尼古拉葉維奇，彼得洛娃·安娜·薛爾蓋葉芙娜，辛卓夫·彼得·安德萊葉維奇，無名男子，尼柯里斯基·華西里——這是孩子，——波魯雅洛夫·安東·安德萊葉維奇，薩芳諾娃·瑪爾法·彼得洛芙娜，迦奈金·阿列克賽·啓莫菲葉維奇，杜博夫·謝妙·伊範諾維奇……

盧 你怎麼了，薩芳諾夫？

薩 沒什麼。沒什麼，少將同志。沒什麼。（站起來，走出來到台前）沒什麼。不過我很想活，長久的活。活到我親眼看見幹出這種事來的（從副官手中拿下那張表）那些人中的最後一個人死掉。最後的一個人，看他死掉。就這兒，在我的脚下。

〔幕〕

〔全劇完〕